

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54

生经 5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 [卷第五](#)

No. 154

生经卷第一

西晋三藏竺法护译

佛说那赖经第一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有族姓子，弃家、捐妻子、舍诸眷属，行作沙门。其妇端正殊好，见夫舍家作沙门，便复行嫁。族姓子闻之心即生念：「与妇相娱乐时，夫妇之礼，戏笑放逸。」心常想此，不去须臾，念妇在前，面类形貌，坐起举动。愁忧愤恼，不复慕乐净修梵行，便归其家。

诸比丘闻，便往启佛。世尊应时，遣人呼比丘来。辄即受教。比丘至，皆为佛作礼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比丘，蠲色欲念，除痴爱失，为说：「尘劳之秽，乐少忧多，多坏少成，无有节限。唯有佛及诸弟子明智之人，分别是耳。爱欲罪生，不可称限，超越色欲，休息众想，闲居讲谛。」时族姓子，寻时证明贤圣之法。

时诸比丘，得未曾有，各共议言：「且当观此。」于是族姓子，弃家牢狱，银铛桎械，想着妻子，而自系缚，不乐梵行。于时世尊开示如来章句：「诸通慧句，有目章句，化人贤圣。」时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我等观察是族姓子，弃捐家居，信为沙门，还念妻子形类举动家事。」世尊为说：「爱欲之瑕、法律之德、生死之难、无为之安，使至圣证无着之界。自非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孰能尔乎？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此比丘者，不但今世，心常在欲，迷惑情色，不能自制，志缚在欲，无能制者，独佛劝化，除其所惑爱欲之着耳。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有一国王，名方迹。中宫嫒女，不可称数，颜貌端正，色像难及，与他人争——与淫荡女离于慈哀，或与婢使或与童子而或鬪诤——各各鬪诤，不肯共和，适鬪诤已，便出宫去。王方迹闻之恚。诸臣吏求诸嫒女：『不知所趣，愁忧不乐，涕泣悲哀，念诸妇女，戏笑娱乐，夫妇之义，本现前时，诸作伎乐，思念举动坐起之法，反益用愁，不能自解。』

「于时有一仙人兴五神通，神足飞行，威神无极，名曰那赖(晋曰无乐)。见方迹王为爱欲惑不能自解，为兴慈哀，欲为蠲除爱欲之患。飞在空中，而现神足，忽然来下住王殿上。时王即见，寻起迎逆，让之在床，则便就坐。问于王曰：『大王何故意在爱欲、劳思多念、思想情色，不能自谏？』顿首实然：『宫中嫒女，共争尊卑上下之叙，不能相和，各驰舍去，是以忧戚不能自解。』于是仙人为说：『爱欲之难，离欲之德，世人求欲不知厌足，假使一人得一切欲，无厌无足。』以偈颂曰：

「『一切世间欲，	非一人不厌，
所有有危害，	云何自丧己？
一切诸众流，	悉皆归于海，
不以为满足，	所爱不厌尔。
假使得为梵，	致尊豪难及，
所欲复超彼，	不以为厌足。
假使阎浮提，	树木诸草叶，
烧之不以厌，	欲不足如是。
设八辈男子，	端正颜貌姝，
一切加以欲，	威力端正好。
设为言增恶，	毁欲于丈夫，
不以轻为轻，	未厌为用厌。
大王当知此，	设习爱欲事，
恩爱转增长，	譬如饮馊水。
于时彼仙人，	为王方迹讲，
为说辛苦偈，	令意得开解。』

「于时仙人，为方迹王，以是法教而开化。时王即开解，无所慕乐，出家为道，修四梵行，断除爱欲，具足众行；寿终之后，生于梵天。」佛告诸比

丘：「欲知尔时方迹王者，则此比丘是，那赖仙人者，则我身是。尔时相遭，今亦相遇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分卫比丘经第二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有一比丘，普行分卫，一一次第，入淫荡家舍。于时淫女，见比丘入至其家舍，欢喜踊跃即从座起，寻而奉迎，稽首足下，请入就座。又问：「比丘！仁从何来？」比丘答曰：「吾主分卫，故来乞勾。」于时女人，即为施设肴馔众味，盛之满钵，而奉上之。比丘即受，自退而去。彼时比丘，得是美食甘美丰足，心中欢喜，不能自胜，数数往诣淫荡女舍。时女心念：「计此比丘守法难及。」频为兴设甘脆肥美之食，而授与之。往返不息，学问未明，所作不办，未伏诸根。见淫荡女颜色妙好，淫意为动，志在放逸。着淫荡女，口出软柔恩情之辞，怀亲附心，与语周旋彼家日日不懈。

分卫比丘覩其好色，听闻音声，淫意为乱，迷惑悞错，不能自觉。而佛经曰：「目见好色，淫意为动。」又世尊曰：「虽覩女人——长者如母；中者如姊；少者如妹、如子、如女。当内观身念皆恶露无可爱者，外如画瓶，中满不净。观此四大：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因缘合成，本无所有。」时彼比丘，不晓空观，但作色视，淫意则乱，为淫女人，而说颂曰：

「淑女年幼童清净， 颜貌端正殊妙好，
一一观容无等伦， 吾意志愿共和同。」

时淫荡女，见此比丘所说如是。「吾本不知凶恶贪淫，反以清净奉戒意待，谓之仁贤，意犯罪贖。随其来言，当折答之。」实时以偈而报颂曰：

「当持饮食来， 香华好衣服，
若干种供养， 尔乃与仁俱。」

于是比丘，以偈答女颂曰：

「吾无有财业， 观我行举动，
以乞匄而立， 所得者相与。」

于是淫女，以偈颂曰：

「假使卿身无财业， 何为立志求难致？
如卿所作无羞惭， 驰走促出离我家。」

时逐出比丘，追至祇树门。诸比丘即来诣佛，启白世尊，具说本末。佛言：「此比丘，宿命曾作水鳖，淫女曾作猕猴，故亦相好。志不得果，还自侵欺，不入正教，增益恼患。于今如是，志愿淫女，愿不从心，逆见折辱，惭愧而去。」

佛言：「乃往过去无数世时，大江水中，鳖所居游，其江水边，树木炽盛，彼丛树间，有一猕猴，止顿彼树。于时彼鳖，从江水出，遥见树木，有此猕猴，而与谈话，稍稍前行，欲亲近之，数数往返。相见有日，日日如是，覩之不懈，则起淫意，心为迷惑，污染秽浊，不能自觉。则时以偈而叹，颂曰：

「『颜貌赤黄眼而青， 游丛树间戏枝格，
吾今欲问毛滑泽， 欲何志求何所存？』

「猕猴以偈答曰：

「『吾今具知鳖本末， 为国王子有聪明，
今卿何故而问我？ 我闻此言怀狐疑。』

「于是鳖复以偈答曰：

「『吾心常存志在卿， 心怀恩爱思想念，
以是之故而相问， 当以何法而得会？』

「猕猴以偈报，颂曰：

「『鳖当知之我处树， 不应与君共合会，
假使欲得与我俱， 在丛树间相供养。』

「于是鳖复以偈答曰：

「『吾所服食以肉活，柔软甘美胜果蓏，
不当贪求不可获，当为汝致众[木*奈]果。』」

「尔时猕猴以偈报曰：

「『假使卿身不处树，何为求我不可致，
如今观我无羞惭，且自驰走不忍见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尔时猕猴，今淫荡女人是，鳖者，分卫比丘是。彼时放逸，而慕求之，不得如愿，今亦如是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和难经第三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和难释子多求眷属，不覩其人，不察行迹，有欲出家，便除须发，而为沙门。受成就戒，不问本末，何所从来？父、母姓字，善、恶、好、丑？识与不识？趣欲得人，而下须发，授具足戒。诸比丘呵：「不当为此！趣有来人，辄为沙门，欲得眷属，不顾后患。当问本末，何所从来？举动安谛，为见侵欺，后悔无及。」和难比丘，都不受谏，值得见人，辄下须发。

尔时之世，有凶恶人博掩之子，遥闻和难释家之子，有无央数衣被钵器，好求眷属，趣得来学。不问本末所从来处，便下须发。其身饥冻，无以自活，欲往诬诈，心豫设计。诣和难所，恭敬肃肃，稽首为礼，威仪法则，坐起安详，无有卒暴。和难释子，告其人曰：「沙门安隐，无忧无患，亲近爱欲，则非吉祥，懈怠无行。人不知者，为欲所坏，而习爱欲，致无央数愤恼之害。贪着爱欲不能得度。」其人答曰：「我身不能弃捐爱欲而为沙门。」和难又问：「子何以故，不为沙门？沙门者，多获众利，子便降意，出为沙门，所学德行，吾悉供给。」其人答曰：「唯诺从命，除诸忧患，假使安隐，便为沙门。」则除须发，受成就戒。

虽作沙门，受教易使，故自示现，恭顺无失，精进勤修，未曾懈怠，忍辱顺教，时和难见可信可保。不观内态，不复狐疑，信之如一，以诸衣被及钵、震越诸供养具，皆用托之。出外游行，意中安隐。不谓作态，悉敛衣钵诸供

养具，驰走藏窟，独在一处，与博掩子，俱共饮食。时和难闻彼新弟子所在，即时速还，观其室中，多所窃取，周匝普问：「今为所凑，权时不现，但遥闻之，彼博掩子，落度凶暴，佯作沙门，欲欺诈卿，窃取财物。」众人答曰：「卿性仓卒，不问本末，便下须发，今所取物，在于独处，博掩子俱，而共食饮。以知在彼，恐不禁制，默声内恼。」

诸比丘闻，具足白佛。于是大圣告诸比丘：「此博掩子，落度之人，不但今世，以畏形貌闲居之像，有所窃欺，前世亦然。和难比丘不刈续信之，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时王舍城，有一贤人，入淫荡家，与淫女俱，饮食歌戏，而相娱乐。所有财业，不久殫尽，其财物被淫女人悉夺取之，不复听入其家。淫女逐之，数数发遣，都不肯去。时淫女人，驱出其家，去更求财，尔乃来还。求财不得，用求财故，到鬻单国。虽到彼国，无所识知。时鬻单国，有大尊者，多财饶宝，势富无量。佯现仁贤，往诣尊者：『吾为贾客，众人之导，从某国来，多致财宝，道遇恶贼，悉见劫夺，皆失财业，贫穷委厄，无以自活。纔得济命，尽力奔走，今归尊者，给侍左右。』于时尊者，见之如此，威仪法则，行步进止，有威神德，此则佳人。吾为设计，令兴复故，其人黠慧，聪明辩才，举动应机，志不懈怠，意性易寤，极可尊者而以自乐。护慎其心，未曾放逸，所作成办，无事不成，身行清淨，口言柔软，无有羸犷。工谈美辞，众人见者，莫不欢喜。尊者眷属，家中大小，悉共敬爱，皆共赞誉。尊者见然，踊跃慰劳，咸以为庆，见其行迹，无有漏失，实时付信。于时尊者观其人德，内外表里，不覩瑕短，普劝助之：『其所作，有所成立，第一恭敬未曾轻慢，最见笃信，如弟如兄，等无差特。戒定安谛，无有欺诳。』稍稍付信以大财业，实时窃取，出之在外。车载财宝诸好物，还至王舍城，与妖淫荡女，饮食相乐。彼于异时，其人不现，普徧行索，不知所凑，观察藏中，大亡财宝，不可称计。见无财宝，徧行求索，不知所凑。乃从人闻：『此人还至王舍城，与淫女俱饮食。』此博掩子，非是长者，非仁贤人。尊者心念，以走远近，不可复得，甚自瞋恨。叹咤说偈：

「『非是贤君子， 外貌以好华，
 不可色信人， 及柔软美辞。
 观察举动行， 外现如佳善，
 明者当远虑， 共止当察试。
 乃知志性恶， 博掩子扬声，
 吾时不弃舍， 譬如杂毒食。
 云何无反复， 亦复薄恩情？

智者不与俱， 虽救令当舍。
我时适见之， 信故见欺侵，
非贤现贤貌， 窃财而亡走。』』

佛告诸比丘：「尔时尊者，今和难比丘身是。落度欺者，今博掩子作沙门欺和难者是。前世相侵，今世亦然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邪业自活经第四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众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时和难释子，为人说经、论生活业，但讲饮食衣被之具。为人说经、讲福德事报应之果，未曾讲论道谊之慧，大获衣、被、饮食诸馔。摄取此已，立离贤圣，有若干事，说俗经典世间饮食，兴起种种非宜之说，不演度世无极之慧。诸比丘见所行分卫，在于人家，但说俗事衣食之供，实时诃谏，转相告令。众学闻之，即共追随呵谏所为：「云何贤者，世尊大圣，已以圣通身最正觉，讲世妙法，难及难了。玄普道教，无念无想，其心离名，安隐无患，明者所达。从无央数亿百千劫，本从诸佛，听闻奉持，皆安隐度。诸比丘闻，以家之信，离家为道，而返更说世俗经典。多想多求，兴发诸事，世俗饮食，无益之义，离圣贤迹，乃复讲论世俗之事。」

时比丘往启世尊。佛告比丘：「是非沙门。此非具足出家之业，因法生活，但求衣食，未曾教导。」

时佛世尊，以无数事，诃之所作非道法教。告诸比丘：「和难释子，愚騃丈夫！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经典广说法也！欲自显名，令众供养，前世亦尔。乃往过去无数世时，于异闲居，多有神仙，处在其中。有一仙人，愚冥无明，心闭意塞。为国王太子及诸臣吏，唯但讲说饮食诸馔衣服之具，不论经道。处知时节，见乘车马逆为说经、或为迷者而往说经、或处罣碍而为说经、或为衣食世俗诸馔为叹说经，由是之故，致美饮食诸供养具。时异学梵志见之如此，为国王子及诸大臣讲说经典，遥见乘骑。时诸仙人往启和上及余仙人，闻之如斯，皆共诃谏：『非之所为！』于时和上五通仙人，问之菩萨，实时呵谴：『不当如是！其有犯此非义之事，若有诽谤，计此二人皆非

善哉。不为奇雅，为说此经，离圣贤住，不应典籍。其听受者，亦应宜不，则两堕落。』于是和难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两俱不解谊，	计之两堕落，
说法不得理，	听经不解义。
于世俗难值，	神仙讲道谊，
以俗衣食供，	无知叹说此！
服食粳米饭，	上美肉全供。
以依圣贤谊，	欲论解典籍，
游志在闲居，	饭食采果粮。
是吾所叹乐，	神仙叹此法。
道德寂所歌，	法利为梵志，
威仪自调伏，	无得乐非法。
知节而少求，	舍家行分卫，
宁以此业活，	无得违经典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！尔时常以衣食诸馔说法，不论道者，今和难释子是也！净诸梵行，其和上者，今比丘众是；五通仙人我身是。前世相遇，今亦相值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是我所经第五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有一尊长者，财富无量，金银珍宝，不可称数。勤苦治生，饥渴寒热，触冒诸难，忧戚诸患，不以道理，积此财业。虽为财富，不自衣食、不能布施、不能供养奉事二亲、不能给足妻子仆使。无益中外家室亲里，安能布施为福德乎？衣即羸衣、食即恶食、意中恹惜、父母穷乏、妻子裸冻、家室内外不与交通。各自两随，常恐烦烧，有所求索，所作悭贪。恹惜如此，少福无智，第一矜矜，无所赍持。本治生时或能至诚或不至诚，积累财宝不可称计，不能衣食。于时寿终，既无子姓，所有财宝，皆没入官。

世尊告比丘：「且听愚冥下士得微妙宝，不能衣食，不供父母妻子奴客。万分之后，无所复益而有减损。」比丘闻此，具足启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有一长者，名号曰某，财富无量，不能衣食、不供父母妻子仆使、不能布施，一旦寿终，财物没入官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今此尊长者，非但今世慳贪爱惜财宝，前世亦然。乃往过去无数世时，有大香山，生无央数萐菱诸药，及胡椒树，萐菱树上，时有一鸟，名曰我所，止顿其中。假使春月药果熟时，人皆采取，服食疗疾。时我所鸟，唤呼悲鸣：『此果我所，汝等勿取！吾心不欲令人采之。』睢叫唤呼，众人续取，不听其声。彼鸟薄福，愁忧叫呼，声不休绝，缘是命过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比丘！于是之间，愚騃之子为下士，治行求财，或正或邪，积累财宝，一旦命尽，财不随身。由如彼鸟名我所者，见萐菱树及诸药树，且欲成熟，叫唤悲鸣：『皆是我所！』人遂采取，不能禁制。」

于时世尊，则说颂曰：

「有鸟名我所，	处在于香山，
诸药树成熟，	叫唤是我所。
闻彼叫唤声，	余鸟皆集会，
众人取药去，	我所鸟懊恼。
如是假使人，	积聚无量宝，
既不念饮食，	不施如斯鸟。
县官及盗贼，	怨家水火子，
夺之或烧没，	如我所药果。
不能好饮食，	床卧具亦尔，
香花诸供养，	所有皆如是。
既致得人身，	来归于种类，
命尽皆舍去，	无一随其身。
是故当殖德，	顾念于后世，
人所作功德，	后世且待人。
无得临寿终，	心中怀汤火，
吾前为放逸，	故当造德本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，尔时我所鸟者，则今此尊长者是！是故比丘当修学此，不当慳惜，除垢浊心，常修清净，是诸佛教！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野鸡经第六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佛告诸比丘：「乃往过去无数世时，有大丛树。大丛树间，有野猫游居。在产经日不食，饥饿欲极，见树王上有一野鸡，端正姝好，既行慈心，愍哀一切蚊行喘息人物之类。于时野猫心怀毒害，欲危鸡命，徐徐来前在于树下，以柔软辞而说颂曰：

「『意寂相异殊， 食鱼若好服，
 从树来下地， 当为汝作妻。』」

「于时野鸡以偈报曰：

「『仁者有四脚， 我身有两足，
 计鸟与野猫， 不宜为夫妻。』」

「野猫以偈报曰：

「『吾多所游行， 国邑及郡县，
 不欲得余人， 唯意乐在仁。
 君身现端正， 颜貌立第一，
 吾亦微妙好， 行清净童女。
 当共相娱乐， 如鸡游在外，
 两人共等心， 不亦快乐哉。』」

「时野鸡以偈报曰：

「『吾不识卿耶！ 是谁何求耶？
 众事未办足， 明者所不叹。』」

「野猫复以偈报曰：

「『既得如此妻， 反以杖击头，
 在中贫为剧， 富者如雨宝。』」

亲近于眷属，
以亲近家室，
大宝财无量，
息心得坚固。』

「野鸡以偈答曰：

「『息意自从卿，
如是见鑊系，
青眼如恶疮，
如闭在牢狱。』

「青眼以偈报曰：

「『不与我同心，
会当用何致，
吾身不臭秽，
云何欲舍我，
言口如荆棘，
愁忧当思想。
流出戒德香，
远游在别处？』

「野鸡以偈答曰：

「『汝欲远牵挽，
掇彼皮柔软，
凶弊如蛇虺，
尔乃得申叙。』

「野猫以偈答曰：

「『速来下诣此，
并当语亲里，
吾欲有所谊，
及启于父母。』

「野鸡复以偈答曰：

「『吾有童女妇，
慎禁戒如法，
颜正心性好，
护意不欲违。』

「野猫以偈颂曰：

「『于是以棘杖，
家中有尊长，
杨柳树在外，
众共稽首仁，
吾家以势力，
吉祥多生子，
在家顺正教，
以法戒为益。
皆以时茂盛，
如梵志事火。
奉事诸梵志，
当令饶财宝。』

「野鸡以偈报曰：

「『天当与汝愿，
于世何有法，
以梵杖击卿，
云何欲食鸡？』

「野猫以偈答曰：

「『我当不食肉，
礼事诸天众，
暴~~露~~修清净，
吾为得此聿！』

「野鸡以偈答曰：

「『未曾见闻此，
卿欲有所灭，
木与果各别，
吾终不信卿，
恶性而卒暴，
其眼青如蓝，
终不得鸡食，
面赤眼正青，
吾衣毛则竖，
世世欲离卿，
野猫修净行，
为贼欲噉鸡。
美辞佯喜笑，
安得鸡不噉？
观面赤如血，
卿当食鼠虫。
何不行捕鼠？
叫唤言猫时，
辄避自欲藏，
何意今相振。』

「于是猫复以偈答曰：

「『面色岂好乎？
当问威仪则，
诸行当具足，
晓了家居业，
我常好洗沐，
起舞歌声音，
又当洗仁足，
及当调~~讪~~戏，
端正皆童耶！
及余诸功德。
智慧有方便，
未曾有我比。
今着好衣服，
乃尔爱敬我。
为其梳头髻，
然后爱敬我。』

「于是野鸡以偈答曰：

「『吾非不自爱， 令怨家梳头，
 其与尔相亲， 终不得寿长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，尔时野猫，今梅遮比丘是也！时鸡者，我身是也！昔者相遇，今亦如是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前世净女经第七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俱。尔时调达心念毒害，诽谤如来自谓有道。众人呵之，天龙鬼神、释梵四王，悉共晓喻：「勿得怀害向于如来！莫谤世尊！佛为一切三界之尊，有三达智，无所罣碍，天上天下，莫不归命。云何诽谤？得罪无量。卿欲毁佛，由如举手欲掷日月；如以一尘欲超须弥；如持一毛度于虚空。」调达闻之，其心不改。

时诸比丘具以启佛：「调达有何重嫌，怀结乃尔？」佛告诸比丘：「调达不但今世，世世如是！乃往久远无数劫时，有一梵志，财富无数；有一好女，端正殊妙，色像第一。诸梵志法其[敖/力]姓者，假使处女与明经者。于时梵志请诸同学五百之众，供养三月，察其所知。时五百人中，有一人最上智慧，学于三经，博达五典，章句次第，不失经义，问者发遣，无所疑难，最处上座。又年朽耄，面色丑陋，不似类人，两眼复青。父母愁忧，女亦怀恼：『云何当为此人作妇？何异怨鬼？当奈之何！』」

「于时远方有一梵志，年既幼少，颜貌殊好，聪明智慧，综练三经，通达五典，上知天文，下覩地理，灾变吉凶，皆预能覩。能知六博、妖异蛊道、怀妊男女、产乳难易，愍伤十方蜎飞蠕动、蚊行喘息、人物之类，怀四等心，慈悲喜护。闻彼[敖/力]姓大富梵志，请诸同学五百之众，供养三月，欲处于女。寻时往诣，一一难问，诸梵志等，咸皆穷乏，无辞以对，五百之众，智皆不及。年少梵志则处上坐，时女父母及女见之，皆大欢喜，吾求女婿，其日甚久，今乃获愿。年尊梵志曰：『吾年既老，久许我女，以为妻妇。且以假我，所得赐遗，悉用与卿，可置此妇，伤我年高，勿相毁辱。』年少答曰：『不可越法以从人情，我应纳之，何为与卿？』三月毕竟，即处女用与

年少梵志。其年老者，心怀毒恶：『卿相毁辱而夺我妇，世世所在，与卿作怨。或当危害或加毁辱，终不相置。』年少梵志常行慈心，彼独怀害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尔时年尊梵志，今调达是！年少梵志，我身是也！其女者瞿夷是！前世之结，于今不解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堕珠着海中经第八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在王舍城灵鹫山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一切大圣，神通已达。时诸比丘，于讲堂上坐共议言：「我等！世尊从无数劫精进不懈，不拘生死五道之患，欲得佛道救济一切；用精进故，超越九劫，自致无上正真之道，为最正觉。吾为蒙度，以为桥梁。」时佛遥闻比丘所议，起到讲堂，问之：「何论？」比丘白曰：「我等共议，世尊功德，巍巍无量，从累劫来，精进无厌，不避诸难，勤苦求道，欲济一切，不中堕落，自致得佛。我等蒙度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实如所言，诚无有异。吾从无数劫以来，精进求道，初无懈怠，愍伤众生，欲度脱之，用精进故，自致得佛，超越九劫，出弥勒前。我念过去无数劫时，见国中人，多有贫穷，愍伤怜之。以何方便，而令丰饶？念当入海获如意珠，乃有所救。挝鼓摇铃，『谁欲入海采求珍宝？』众人大会，临当上船，更作教令：『欲舍父母，不惜妻子，投身没命，当共入海。』所以者何？海有三难：一者大鱼长二万八千里、二者鬼神罗刹欲翻其船、三者振山。故作此令得无怨。适更令已，众人皆悔。时五百人，心独坚固，便望风举帆，乘船入海，诣海龙王，从求头上如意之珠。龙王见之，用一切故，勤劳入海，欲济穷士，即以珠与。时诸贾客，各各采宝，悉皆具足，乘船来还。海中诸龙及诸鬼神，悉共议言：『此如意珠，海中上宝，非世俗人所当获者。云何损海益阎浮利？诚可惜之！当作方计还夺其珠，不可失之至于人间。』时龙鬼神，昼夜围遶若干之匝，欲夺其珠。导师德尊，威神巍巍，诸鬼神龙，虽欲翻船夺如意珠，力所不任。

「于时导师及五百人，安隐渡海。菩萨踊跃，住于海边，低头下手，呪愿海神，珠系在颈。时海龙神，因缘得便，使珠堕海。导师感激：『吾行入海，乘船涉难，勤苦无量，乃得此宝，当救众乏，于今海神，反令堕海。』勅边

侍人：『捉持器来，吾[恋-心+升]海水，至于底泥，不得珠者，终不休懈。』即器[恋-心+升]水，以精进力，不避苦难，不惜寿命，水自然趣，悉入器中。诸海龙神，见之如是，心即怀惧：『此人威势精进之力，诚非世有。若今[恋-心+升]水，不久竭海。』即持珠来，辞谢还之：『吾等聊试，不图精进力势如是，天上天下，无能胜君导师者。获宝赍还，国中观宝，求愿使雨七宝，以供天下，莫不安隐。』尔时导师，则我身是。五百贾客，诸弟子者是。我所将导即精进行，入于大海，还得宝珠，救诸贫穷，于今得佛。竭生死海，智慧无量，救济群生，莫不得度。』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旃闍摩暴志谤佛经第九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国王波斯匿，请佛及比丘众，于中宫饭。佛出祇树，与大比丘及诸菩萨、天龙神鬼、眷属围遶。释梵四王，华香妓乐，于上供养，香汁洒地。于时世尊与大众俱，入舍卫城，欲诣王宫。有比丘尼，名曰暴志，木魁系腹，似如怀妊。因牵佛衣：「君为我夫，从得有身，不给衣食，此事云何？」时诸大众、天人释梵四王、诸天鬼神及国人民莫不惊惶：「佛为一切三界之尊，其心清净过于摩尼，智慧之明超于日月，独步三世，无能逮者。降伏诸邪，九十六种，莫不归伏。道德巍巍，不可为喻，虚空无形，不可污染。佛心过彼，无有等侶。此比丘尼，既佛弟子，云何怀恶，欲毁如来？」

于是世尊见众会心，欲为决疑，仰瞻上方。时天帝释寻时来下，化作一小鼠，啮系魁绳，魁即堕地，众会覩之，瞋喜交集，怪之所以。时国王瞋：「此比丘尼，弃家远业，为佛弟子，既不能畅叹誉如来无极功德，反还怀妬，诽谤大圣乎！」即勅侍者：「掘地为深坑，欲倒埋之！」

时佛解喻：「勿得尔也！是吾宿罪，非独彼殃。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时有贾客，卖好真珠，枚数甚多，既团明好。时有一女诣欲买之，向欲谐偶。有一男子，迁益倍价，独得珠去。女人不得，心怀瞋恨，又从请求复不肯与，心盛遂怒：『我前谐珠，便来迁夺，又从请求，复不肯与。汝毁辱我，在在所生，当报汝怨，所在毁辱，悔无所及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国王及诸比丘：「买珠男子，则我身是；其女身者，则暴志是。因彼怀恨，所在生处，常欲相谤。」

佛说如是，众会疑解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鳖猕猴经第十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时诸比丘，会共议言：「有此暴志比丘尼者，弃家远业，而行学道，归命三宝。佛则为父；法则为母；诸比丘众以为兄弟。本以道法而为沙门，遵修道谊，去三毒垢，供侍佛法及比丘僧，愍哀一切，行四等心，乃可得度。而反怀恶，谤佛、谤尊、轻毁众僧，甚可疑怪，为未曾有。」时佛彻听，往问比丘：「属何所论？」比丘具启向所议意。

于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此比丘尼，不但今世念如来恶，在在所生，亦复如是。吾自忆念，乃往过去无数劫时，有一猕猴王，处在林树，食果饮水，愍念一切蚊行喘息、人物之类，皆欲令度使至无为。时与一鳖以为知友，亲亲相敬初不相忤。鳖数往来，到猕猴所，饮食言谈，说正义理。其妇见之数出不在，谓之于外淫荡不节。即问夫聿：『卿数出为何所至，将无于外放逸无道？』其夫答曰：『吾与猕猴，结为亲友，聪明智慧，又晓义理，出辄往造，共论经法，但说快事，无他放逸。』其妇不信，谓为不然。又瞋：『猕猴诱誅我夫，数令出入。当图杀之，吾夫乃休。』因便佯病，困劣着床。其聿瞻劳，医药疗治竟不肯差，谓其夫言：『何须劳意损其医药？吾病甚重，当得卿所亲亲猕猴之肝，吾乃活耳！』其夫答曰：『是吾亲友，寄身托命，终不相疑，云何相图用以活卿耶？』其妇答曰：『今为夫妇，同共一体，不念相济，反为猕猴，诚非谊理？』其夫逼妇，又敬重之。往请猕猴：『吾数往来，到君所顿，仁不枉屈诣我家门，今欲相请到舍小食。』猕猴答曰：

『吾处陆地，卿在水中，安得相从？』其鳖答曰：『吾当负卿，亦可任仪。』猕猴便从，负到中道。谓猕猴言：『仁欲知不，所以相请，吾妇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。』猕猴报曰：『卿何以故，不早相语？吾肝挂树不赍持来。』促还取肝，乃相从耳，便还树上，跳踉欢喜。时鳖问曰：『卿当赍肝来到我家，反更上树，跳踉踊跃，为何所施？』猕猴答曰：『天下至愚，无过于卿！何所有肝而挂在树？共为亲友，寄身托命，而还相图，欲危我命，从今已往，各自别行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尔时鳖妇，则暴志是；鳖者，则调达是；猕猴王者，则我身是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五仙人经第十一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王舍城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，与诸菩萨俱。佛告诸会者：「乃往久远无数劫时，有五仙人，处于山藪。四人为主，一人给侍，供养奉事，未曾失意，采果汲水，进以时节。一日远行，采果水浆，懈废眠寐，不以时还。日以过中四人失食，怀恨饥恚，谓其侍者：『卿给使令，何得如是？如卿所行，可为凶呪，不宜族姓。』侍者闻之，忧戚难言，退在树下，近水边坐，偏翘一脚，思惟自责：『执劳积久，今违四仙时食之供，既失道教，不顺四等。』遂感而死。其足常着七宝之屐，翘足而坐。着屐堕水，而没一只。命过之后，即生外道为凶呪子。年十余岁，与其同辈，戏于路侧。时有梵志过见戏童，人数猥多，遍观察之，见凶呪子，特有贵相，应为王者，颜貌殊异，于人中上。梵志命曰：『尔有王相，不宜懊恼游于众内。』童子答曰：『吾凶呪子，何有王相？』梵志又曰：『如吾经典，仪容形体，与讖书符合，尔则应之。深思吾语，诚谛无欺。斯国之王当用某日某时薨殞，必禅尔位。』童子答曰：『唯勿广之，协令静密，设如仁言，当重念恩，不敢自僞。』梵志言毕，寻逃遁走，出之他国。后日未几，王薨绝嗣，媵求贤士，以为国胄。群臣议曰：『国之无主，如人之无首，宜速发遣使者，勤求有德，以时立之。』使者四布，遥见斯童有异人之姿，辄寻遣人还启群臣：『唯严王制，威仪法驾，幸来奉迎。』群臣百寮，莫不踊跃，如使者所白，严驾奉迎。香汤洗沐，五时朝服，宝冠剑带，如先王之法，前后导卫，不违国典。即位处殿，南面称制，境土安宁，民庶踊跃。

「于时梵志，仰瞻天文，下察地理，知己嗣立，即诣宫门求觐。门监启曰：『外有梵志，欲求觐尊。』王诏见之。梵志进入，占谢呪愿，又白王曰：『如我所瞻，今果前誓，宁审谛乎！』王曰：『诚哉！道人神妙，蒙恩获祚。』王曰：『道人，岂欲半国分藏珍宝乎？妇女美人、车马侍使，恣所欲得！』梵志答曰：『一无所欲，唯求二愿：一曰、饮食进止，衣服卧起，与王一等相须，勿有前后；二曰、参议国事，所决同意，莫自专也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思嗣二愿，此岂不易乎！』王修治国，常以正法，不枉万民。梵志

受恩，因自憍恣，轻蔑重臣，群臣忿怨，俱进谏曰：『王尊位高，宜与国臣耆旧参议，偏信乞士，遂令悠慢陵侮群职。邻国闻之，将为所嗤，以致寇难。』王曰：『吾少与之久有本誓，安可废耶？』臣谏不止：『若王食馔，但勿须之，则必改也！』王遂可之，伺梵志出，不复须还，则先之食。梵志恚曰：『本要。云何今先独食？』王曰：『虽吾先食，卿出未归，豫别案馔，卿自来晚。』梵志骂曰：『咄凶呪子，不顾义理，而违本誓。』群臣闻之，临臣毁君，咸奏欲杀。王诏群臣：『以何罪罪之？』各各进曰：『或云甑蒸之、或云煮之、或云枝解、或云臼捣、或云五[木*瓦]截耳割舌挑目杀之。』王无所听：『吾奉道法，慈心愍哀众生之类，不害蠕动，况危人命！但给资粮，驱令出国。』群臣奉诏即给衣粮，逐使出境。

「独涉远路，触冒寒暑，疲极憔悴，无所似类，而到他国。诣异梵志家，旧与亲亲，又而问曰：『卿何从来？何所综习？业何经典，能悉念乎？』答曰：『吾从远来，饥寒见逼，忘所诵习。』梵志心念：『此人所诵，今已废忘，无所能化，当令田作，輒给奴子及犁牛耕。』见梵志耕种苦役奴子，酷令平地走使东西，奴子无聊，欲自投水。往到河侧，则得一只七宝之履。心自念言：『欲与大家，大家无恩；欲与父母，必卖噉食。梵志困我，役使无赖，吾当奉承，以履上之，可获宽恣。』则赍履还，用上梵志。

「梵志欣豫，心自念言：『此七宝履，其价难譬。吾违王意，以履奉上，愆咎可解。』寻还王国，以履上王，深自陈悔前之罪愆，愿得原赦。王曰：『善哉！』王即纳之幔里，别座坐之。会诸群臣则诏之曰：『卿等宁见前所逐梵志不耶？』答曰：『不见！』『设使见者当如之何？』答曰：『当断其手足、截其耳鼻、断头斩腰，五毒治之。』王曰：『设使见者，能识之乎？』臣曰：『不审！』王出宝履，以示群臣，命梵志出，与臣相见：『致此异宝，当共原之？』群臣启曰：『此梵志罪，如山如海，不可赦也！献履一只，何所施补？若获一綳，罪可除也！』王即可之，重逐梵志，令更求一只。梵志懊恼：『吾本呼嗟，而转加剧。』还故主人，主人问曰：『卿至何所？而所从来？』梵志匿之不敢对说：『云偶行还。』则付犁牛奴子，使令耕种如前。

「于时梵志问奴子曰：『汝前宝履，本何从得？』奴子俱行，示得履处，至于水侧，遍恣求之，不知只处。奴子舍去，梵志心念：『此之宝履，必从上流来，下行求之不得。』即逆流上行，见大莲华，顺流回波，鱼口衔之。其华甚大，有千余叶。梵志心念：『虽不得履，以此华上之，傥可解过得复前

宠。』便复执华，则见四仙人坐于树下。前为作礼，问讯起居、圣体万福。仙人曰：『然！卿所从来？』答曰：『吾失王意，虽献一履，不足解过，故逆流来，求之未获。』仙人告曰：『卿为学人，当知进退！彼国王者，是吾等子，存待爱敬，同食坐起参宜。云何一旦骂之凶呢乎？卿之罪重，当相诛害！』今不相问，指示树下：『则王先身为侍者时，供给仙时，坐翘一脚，憾结而终，宝履堕水，一只着脚，便自取去。』梵志取履，稽首谢过，还到本国，续以上之。王即欢喜，群臣意解，复其宠位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尔时王者，则吾身是；四仙人者——拘留秦佛、拘那含文尼佛、迦叶佛、弥勒佛是也；其梵志者，调达是也。」

佛说尔时，莫不欢喜。

◎生经卷第一

生经卷第二

西晋三藏竺法护译

◎

佛说舅甥经第十二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俱。佛告诸比丘：「乃昔过去无数劫时，姊弟二人。姊有一子，与舅俱给官御府织金缕、锦绫罗縠，珍好异衣。见帑藏中琦宝好物，贪意为动，即共议言：『吾织作勤苦不懈，知诸藏物好丑多少，宁可共取用解贫乏乎！』夜人定后，凿作地窟，盗取官物，不可殫数。明监藏者，觉物减少，以启白王。王诏之曰：『勿广宣之令外人知。舅甥盗者，谓王多事不能觉察，至于后日，遂当慑伏必复重来。且严警守，以用待之，得者收捉无令放逸。』藏监受诏，即加守备，其人久久，则重来盗。外甥教舅：『舅年尊体羸力少，若为守者所得，不能自脱。更从地窟，却行而入，如令见得，我力强盛，当济免舅。』舅适入窟，为守者所执。执者唤呼，诸守人捉甥不制。畏明日识，辄截舅头，出窟持归。晨晓藏

监具以启闻。王又诏曰：『輿出其尸，置四交路，其有对哭取死尸者，则是贼魁。』弃之四衢，警守积日。

「于时远方，有大贾来，人马车驰填噎塞路，奔突猥逼其人射闹，载两车薪置其尸上。守者明朝具以启王，王诏微伺：『伺不周密，若有烧者，收缚送来。』于是外甥，将教僮竖执炬舞戏，人众总闹，以火投薪，薪燃炽盛。守者不觉，具以启王。王又诏曰：『若已蛇维，更增守者，严伺其骨，来取骨者，则是原首。』甥又觉之，兼猥酿酒，特令醇厚诣守备者，微而酤之。守者连昔饥渴，见酒宗共酤饮，饮酒过多，皆共醉寐。俘囚酒瓶，受骨而去，守者不觉，明复启王。王又诏曰：『前后警守，竟不级获，斯贼狡黠，更当设谋。』王即出女，庄严璎珞，珠玑宝饰，安立房室，于大水傍。众人侍卫，伺察非妄，必有利色来趣女者。素教诫女，得逆抱捉，唤令众人则可收执。他日异夜，甥寻窃来，因水放株令顺流下，唱叫犇急，守者惊趣谓：

『有异人！』但见株杌，如是连昔，数数不变，守者翫习，睡眠不惊。甥即乘株，到女室，女则执衣，甥告女曰：『用为牵衣，可捉我臂。』甥素凶黠，预持死人臂以用授女，女便放衣，转捉死臂，而大称叫迟。守者寤，甥得脱走。明具启王，王又诏曰：『此人方便独一无二，久捕不得，当奈之何？』

「女即怀妊，十月生男。男大端正，使乳母抱行周遍国中：『有人见与有鸣嘍者，便缚送来。』抱儿终日，无鸣嘍者。甥为饼师住饼炉下，小儿饥啼，乳母抱儿趣饼炉下，市饼舖儿，甥既见儿，即以饼与因而鸣之。乳母还白王曰：『儿行终日无来近者，饥过饼炉，时卖饼者授饼乃鸣。』王又诏曰：

『何不缚送？』乳母答曰：『小儿饥啼，饼师授饼因而鸣之，不意是贼，何因囚之？』王使乳母更抱儿出，及诸伺候见近儿者，便缚将来。甥酤美酒，呼请乳母及微伺者，就于酒家。劝酒大醉眠卧，便盗儿去。醒悟失儿，具以启王。王又诏曰：『卿等顽駮，贪嗜狂水，既不得贼，复亡失儿。』甥时得儿，抱至他国。前见国王，占谢答对，引经说谊，王大欢喜，輒赐禄位，以为大臣，而谓之曰：『吾之一国，智慧方便，无逮卿者，欲以臣女，若吾之女，当以相配，自恣所欲。』对曰：『不敢！若王见哀，其实欲索某国王女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从所志愿！』王即有名自以为子，遣使者往，往令求彼王女，王即可之。王心念言：『续是盗魁，前后狡猾。』即遣使者：『欲迎吾女，遣其太子，五百骑乘，皆使严整。』王即勅外，疾严车骑。甥为贼臣，即怀恐惧，心自念言：『若到彼国，王必被觉，见执不疑。』便启其

王：『若王见遣，当令人马五百骑，具衣服鞍勒一无差异，乃可迎妇。』王然其言，即往迎妇。

「王令女饮食待客，善相娱乐，二百五十骑在前；二百五十骑在后。甥在其中，跨马不下。女父自出，屡观察之。王入骑中躬执甥出：『尔为是非前后方便，捕何叵得？』稽首答曰：『实尔是也！』王曰：『卿之聪哲，天下无双，随卿所愿，以女配之，得为夫妇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甥者，则吾身是；女父王者，舍利弗是也；舅者，调达是也；女妇国王父，输头檀是也；母，摩耶是；妇，瞿夷是；子，罗云是也。」

佛说是时，莫不欢喜。

◎

◎佛说闲居经第十三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拘留国转游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稍至城里聚落，有自然好音，佛顿其中。时彼聚落有梵志长者，与无央数众，悉共普闻。有大寂志，姓曰瞿昙，释族姓子，弃国转游城里聚落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。彼佛大圣，名称普闻，流遍十方，莫不宣扬。疑者肃惊，战战兢兢，莫不欣戴，号曰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明行成为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导法御。天人师，号佛。世尊。则以加哀，天上人间诸魔梵天、沙门梵志、开化天人，证以六通，独步三界。所说经法，初语亦善，中语亦善，竟语亦善。分别其义，微妙见谛，净修梵行，得覩如斯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善哉蒙庆，若能稽首，敬受道教，功祚无量。

于时梵志长者，往诣佛所，稽首足下，却坐一面，敬问占谢，叉手白佛者，揖让者，遥见默者，却住一面者。于时世尊告梵志长者：「假使有人来问汝者，何所沙门不当供养奉事？」答曰：「不及，唯佛说之！」

佛言：「其有沙门梵志，眼着妙色、耳贪五音、鼻慕好香、口存美味、身猗细滑，志于诸法不舍于欲、贪嫉恩爱，志求无厌，焚烧之痛。如是之比沙门梵志，不当供养奉事尊敬。」白佛言：「有来问者，当以是答乃合善义，则

应法化。所以者何？我等着色声香味细滑之法、恩爱之着，贪求无厌，斯辈之类，迷于五阴，惑于六衰。官爵俸禄，财物富贵，不以懈倦，与俗无别。以是之故，不当奉供顺此等类。」

佛告梵志长者：「假使有人来问汝者，当供事奉敬尊重何所沙门梵志？当云何乎？」白世尊曰：「其不着念五阴六衰淫怒痴，习济色声香味细滑之念，斯等积德，温雅和顺，正当供事如此之辈，沙门梵志。」

佛告城里聚落梵志长者：「汝等何故说此言乎？宁有比类？安知沙门梵志，已离淫怒痴，又教人离及色声香味细滑恩爱之着，心恼之热，诸情无厌。」答佛言：「吾等数见沙门梵志，端正殊好，舍色声香味细滑所欲，处在闲居，若树下坐，塚间旷野，弃诸瑕恶，志无所求，燕居独处，彼则永除色痛想行识诸法之念，断求念空。常察此等沙门梵志，离淫怒痴，亦教人离，舍色声香味细滑之念。听闻如是，以斯为乐，恩爱之着，永以除尽。可意色欲，诸所慕求，[火*霍]然已离，则以时节供事所乐，五阴六情，亦复如是。我观此等沙门梵志，处在闲居，若树下坐，塚间旷野，独而燕处，则已永除眼色耳声鼻香口味身受心法，积众德本，恭顺和雅，如是比像，我等观之。沙门梵志离淫怒痴，及教人离，我等今日，自归佛及法僧，奉受五戒，为清信士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舍利弗般泥洹经第十四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中。尔时贤者舍利弗在那罗聚落，得疾困劣，寝在于床，与诸贤者沙弥俱。于时舍利弗，寻般泥洹，侍者淳那供养奉事，如法已讫，取钵衣服，就王舍城。到竹树间，已日昃时，从燕处起，取钵衣服，至阿难所。稽首足下，退坐一面，淳那沙弥白阿难曰：「唯然，仁者！欲得知不？贤者舍利弗已取灭度，我今赍持和上舍利及钵衣服。」贤者阿难报淳那曰：「便与我俱往诣佛所敬事修礼，傥从世尊得闻要法。」淳那答曰：「唯然从命！」

于时阿难与淳那俱往诣佛所，稽首足下退坐一面，叉手白佛：「我身羸极，无复力势柔弱疲劣，不能修法。所以者何？淳那(晋言碎末)沙弥来诣我所，稽

首足下为我说言：『仁者欲知，贤者舍利弗已取灭度？并赍衣钵及舍利。』」佛告贤者阿难：「汝意淳那念舍利弗比丘，赍于戒品而灭度，定品、慧品、解脱品、度知见品而灭度乎？又吾了是法，致最正觉，乃分别说；及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觉意、八圣道行，佛所现信。汝于今见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，而反愁戚，涕泣悲哀，不能自胜。」

贤者白世尊曰：「舍利弗比丘不赍持戒、定、慧、解、度知见品而灭度也。世尊以是分别斯法，成最正觉，分别说耳！及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念、五根五力、七觉意、八圣道行，亦不赍此而灭度也！」

阿难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谛，有妙辩才，讲法无厌，其四部众，听之不倦，说之不懈，多所劝助，开化未解，令心欣豫，莫不奉命。知节止足，常志精进，志常定止，有大圣智无极之慧，卒问对之言辞，应机发遣，博达能了，寻音答报，一切能通，智慧为宝，众德具足。舍利弗比丘，巍巍如是。以故我见舍利弗比丘取灭度去，愁忧悲哀，心怀感戚，不能自胜！」

佛告阿难：「生者在世，安可久存？有诸思想缘起之法，必当归尽，坏败永没，法当崩败，法应当坏。欲使不尔，终不可得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佛本自说，一切恩爱皆当别离。夫生有终，物成有败，合则有散，应当灭尽坏败，欲使不尔，安得如意？应当终没归于无常，离别之法，欲使不散，安得可获乎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舍利弗所游之处，佛心则安，不以为虑。应当别离，坏败无常，欲使不至，安可获乎？法起有灭，物成有败，人生有终，兴盛必衰，应当无常。别离之法，欲使不至，未可获也！譬如大宝之山，嵩高之顶，一旦崩摧。如是，阿难！舍利弗比丘在众僧中，今取灭度，如宝山崩。无常坏败，别离之法，欲使不至，安得如意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犹大宝树，根芽茎节，枝叶华实，具足茂好，大觚卒堕，则现缺减，视之无威。如是，阿难！舍利弗比丘存在众僧，今取灭度，众僧威减，应当灭尽。无常衰耗，欲使不至，岂可得乎？是故，阿难！从今日往，自修身行，已求归依，以法为证，归命经典，勿求余归。云何比丘作是行乎？于是比丘，自观身行，内外非我，当自观察，调御其心，观诸世间，皆由无黠。内观痛痒，观外痛痒，内外非我，入于善哉！调御其心，察世无

明，内观其心，亦观外心，不得内外，入于善哉！自调其心，观世无黠，观上日月，亦观外法，不徇内外，入于善哉！调御其心，观世无黠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是为修其身行，自求归依，处于法地，归命于法，不处他地，不归余人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其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，从我受教，自修其身，自求归依，处于法地，归于法地，归命于法，不处他地、不归余人。出家比丘为佛弟子，顺此教者则顺佛教。」

佛说如是，阿难及沙弥、诸比丘众，闻经欢喜，受教而退。

佛说子命过经第十五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舍卫城中，有一异人，息男命过。父母爱重，无不欲念视之无厌。以子之忧，狂乱失志，奔走门户中庭街路求子，愿来见我，当于何所得覩汝形？于时是人随其门路，出舍卫城，至祇树给孤独园，往诣佛所，默然立前。

佛问其人：「汝何以故本制其心，今者诸根变没不常，憔悴羸极？」其人白佛言：「用为问我诸根变异。所以者何？独有一子，举家爱重，莫不敬爱，视之无厌。今以命过，以子之忧，而发狂痴。其心迷乱，开轩窗及门户求索子，愿来见我，何所求子？」

佛言：「其人恩爱之着，别离则忧，啼泣悲哀，忧恼之患，合会有离，适有所爱，必致恼患。」

尔时其人，闻佛所语，心中忽然了世无常，三世如幻，即受佛戒，稽首而退。

佛说比丘各言志经第十六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于越祇音声丛树，与尊比丘俱——一切圣贤，诸通已达，皆悉耆年——其名曰贤者舍利弗、贤者大目连、贤者迦叶、贤者阿那律、贤者离越、

贤者邠耨文陀弗、贤者须菩提、贤者迦旃延、贤者优波离、贤者离垢、贤者名闻、贤者牛呌、贤者罗云、贤者阿难，如是之比，大比丘众五百人。尔时贤者大目犍连及大弟子，天欲向明，从坐起，往诣贤者舍利弗所。时舍利弗遥见诸大弟子相随而来，适覩此已，至离越所，而谓之曰：「离越，且观大圣众来，诸目连等。」贤者离越，寻时往诣舍利弗所，手执凉扇，诣舍利弗所。所以者何？今日且当因舍利弗得闻讲法，与大弟子一时同心。

时舍利弗见大弟子，寻以劳贺贤者阿难：「善来，阿难！能自枉屈，为佛侍者，亲近世尊，宣圣明教。当问阿难！心所怀疑。音声丛树，为其乐乎？威神巍巍，华实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软悦人。云何比丘在于音声丛树之间，而现雅德？」阿难答曰：「常以时节，修具足行，分别其议，成就微妙，净修梵行，多所发起，多所成就，至于博闻，晓了言教，心意开解，处于快见，为诸四辈，讲说经典，粗举要言，济诸旷野深谷之患。如是！舍利弗比丘，应在音声丛树之间。」

时舍利弗复问离越：「卿意云何？贤者阿难所说辩慧，犹师子吼。今问离越，仁者覩此，音声丛树为快乐不？威神巍巍，华实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软悦人。云何比丘，在于音声丛树之间，而现雅德？」离越答曰：「唯舍利弗！假使比丘，闲居燕坐，乐于独处，除去家想，而无爱欲。在于众人，而不放逸，不乐轻戏，瞻怕定然，其心不乱，志在空行。如是比丘，应在音声丛树之间，则现雅德。」

又舍利弗，复问贤者阿那律：「卿意云何？在音声丛树，为快乐不？威神巍巍，华实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软悦人。云何比丘，在于音声丛树，而现雅德？」阿那律答曰：「唯舍利弗！假使比丘，天眼彻视，道眼清静，覩于天人，三千大千佛之国土，普见无碍。譬如假喻，有眼之人，上高楼阁，从上视下，悉见所有人民行来出入进退，居止屋舍。如是，舍利弗！比丘天眼覩见三界，无一罣碍，在于音声丛树之间，则现奇雅。」

舍利弗问大迦叶曰：「卿意云何？在音声丛树，为快乐不？威神巍巍，华实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软悦人。云何比丘，在于音声丛树，而现雅德？」迦叶答曰：「唯舍利弗！假使比丘，自处闲居，劝人闲居；自修贤圣，劝人贤圣；自服弊衣，劝人弊衣；自知止足，劝人止足；自身少求，劝人少求；自身寂然，劝人寂然；自身精进，劝人精进；自身制心，劝人制心；自身定意，劝人定意；自身专修，劝人专修；自身戒具，三昧，智慧，解脱，度知

见慧，劝人亦然；自身教化，劝发众人，听采法义，开化说经，于法无厌，劝人亦然。如是，舍利弗！比丘在于音声丛树之间，则现奇雅。」

又舍利弗问大目犍连：「卿意云何？在音声丛树，为快乐不？威神巍巍，华实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软悦人。云何比丘，在于音声丛树，而现雅德？」目连答曰：「唯舍利弗，假使比丘，得大神足，威圣无量，普尊自由，于其神足，所念自在。于变化示现无央数形，能变一身至不可计，则还合一；于此墙壁山藪溪谷，通过无碍，出无间、入无孔；入地复出，譬如入水；履水不溺，若行陆地；处于虚空，结加趺坐，若如飞鸟；身出光[火*金]，如大火聚；身中出水，犹如流泉，其身不濡；今此日月，威神光光，照于天下，从地举手，扞摸日月，化大其身，至于梵天。如是，舍利弗！比丘在于音声丛树之间，则现奇雅。」

尔时目连问舍利弗曰：「卿意云何？在音声丛树，为快乐不乎？威神巍巍，华实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软悦人。云何比丘，在音声丛树，而现雅德？」舍利弗答曰：「假使比丘，制心自在，不随身教。自于其室，三昧正受，发意之顷。明旦、日中、日冥，定意一心，人定夜半后夜，自由所行，常得自在，无所罣碍。譬如长者，若尊者子，净水洗沐，着新好衣，所有具足，无所少乏。随其所欲，欲得何衣、众宝璎珞、香花伎乐，明晨、日中、向夜，所欲止处，衣裳服饰，卧起床榻，悉得自在。如是，目连！制心不随乱意，明旦、日中、闇冥、人定，夜半后夜，随其所欲，禅定三昧，随其所观，皆得自在。比丘音声丛树，则现奇雅。」

尔时贤者舍利弗谓目犍连：「贤者已说，吾等之类，盍各言志，随其辩才，各宣其意，宁可俱往诣佛大圣启说此事，如佛所说，吾当奉行。」目连答曰：「唯命是从！」

于是舍利弗前白世尊：「我等之类，各演所知，今故启白，得其理不？」于是世尊赞舍利弗、贤者阿难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阿难所说。所以者何？比丘博闻则持不忘，若有说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分别其义，微妙具足，净修梵行，能分别此。如是像法，博闻普达，覩之自在，其心清静，降伏诸根，皆能晓了，则为四辈。粗略举要，演说经典，各令得所。善哉，善哉！离越！若之所说。所以者何？假使比丘，在于闲居，其行寂然，其心清静，分别空无。善哉，善哉！阿那律！尔之所说。所以者何？今卿天眼覩见三千大千佛国，如于高楼上察见在下。善哉，善哉！迦旃延！尔之所说。所以者何？汝

见四谛，无复狐疑。善哉，善哉！须菩提！能解说空法，以空为本。善哉，善哉！牛呵！尔之所说。所以者何？畏生死苦，乐于泥洹。善哉！邠耨！分别经义，演说佛典。善哉，善哉！优波离！分别罪福，奉修法律。善哉，善哉！离垢！去三毒罪，得三脱门。善哉，善哉！名闻！清修善德，并化众人。善哉，善哉！罗云！守护禁戒，无所违犯。善哉，善哉！大迦叶！乐在闲居，劝他闲居，以十二事，常自修身，亦劝他人。善哉，善哉！目捷连！得大神足无量，大尊自在，分一为万，万还合一，能扪摸日月，身至梵天。善哉，善哉！舍利弗！明旦、日中、日入、人定，夜半后夜，禅定三昧，常得自在。如长者子，沐浴着衣，以宝璎珞，昼夜三时，恣意所服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各说所知，皆快顺法，无所违错。复听吾言。云何比丘？在音声丛树，为快乐乎？威神巍巍，华实茂盛，其香芬馥，柔软悦人。在音声树，而现雅德。于是比丘，明旦从其衣钵，入于聚落，若在异国，处在树下。于是明旦，着衣持钵，入彼国邑，若于聚落，护诸根门，分卫始竟，饭食毕讫，藏去衣钵，洗其手足，独坐燕处，结加趺坐，正身直形，安心在前，则观于世，一切无常。心自念言：『假使吾身，漏尽意解，乃从坐起。』辄如所言，诸漏不尽，不从坐起。比丘如是，在音声丛树，则现奇雅。」

于时世尊而说偈曰：

「博闻持法微妙最，	分别经典解法义，
为无央数而讲说，	有志闲居乐独处。
内自观身外劝化，	执御乐禅身自行，
遵修世尊博闻教，	有在燕处若树下。
其目清净无所著，	蠲除身病四百四，
覩见众生若干种，	燕处树间德如斯。
譬如师子由山居，	独处闲居猗寂静，
止足解脱随类教，	处在燕处德如斯。
若在天上及梵宫，	若捷沓耜及人间，
普能至彼无所碍，	处在燕树德如斯。
净妙智慧普解人，	心得自在诸根定，
一切知足弃诸恶，	处在燕树德如斯。
如是上人说微妙，	各各讲法随所知，
所演善哉顺上义，	往诣世尊叙所说。

其天中天无废碍，音声如梵寂志尊，
其诸神通普平等，尊师应时开慧门。
彼时世尊曰除云，因此兴教听吾言，
如诸比丘所应行，燕处树间志奇雅。
贪诸微妙多少求，最胜分别其心行，
着衣持钵威仪则，其行如鸟游虚空。
其有能修如此妙，圣不兴嫉无怀害，
得至寂然去尘垢，处在燕树德如斯。」

佛说如是，诸大弟子、天龙鬼神、阿须伦，闻经莫不欢喜。

佛说迦旃延无常经第十七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阿和提国。尔时贤者迦旃延告诸比丘：「诸贤者听！一切合会，皆当离别。虽复安隐，会致疾病，年少当老；虽复长寿，会当归死，如朝露花日出即堕。世间无常，亦复如是。年少强健，不可常存。譬如日出照于天下，不久则没。如是，贤者！合会有别，人生有死，兴盛必衰，一切万物，皆归无常，坏败归尽。如树果熟，寻有堕忧。万物无常，亦复如是。合会有离，兴者必衰。譬如陶家作诸瓦器，生者熟者，无不坏败。如是，贤者！合会有离，兴者必衰，生者有死，恩爱离别，所求所慕，不得如意，尔时则有恶应变怪现矣！其病见前，诸相危熟，身得疾病，命转向尽，骨肉消减，已失安隐，得大困疾，懊恼叵言，体适困极，水浆不下，医药不治，神呪不行，假使解除无所复益。医见如是，寻退舍去，最后命尽。至于鞭[革*亢]，与于凶危，若使为变，命欲尽时，则有六痛，遭于苦毒。鞭[革*亢]之恼，众患普集，己所不欲，自然来至，转向抒气。或塞不通，但有出气无有入气，出息亦极、入息亦极，诸脉欲断，失于好颜，卧起须人，人常饮饲。虽得医药糜粥含之，必复苦极，不能消化。欲捉虚空，白汗流出，声如雷鸣，恶露自出，身卧其上，归于贱处。命尽神去，载出野田或火烧之，身体臭腐，无所识知。飞鸟所食，骨节支解，头项异处连筋断节，消为灰土，一切无常。当是之时，身为所在？头足手脚，为何所处？初始死时，出在冢间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皆共逐之，亲厚知识，亦复如是。啼哭愁忧，悲哀呼嗟，椎胸殛愆，葬埋已讫，各自还归，亦不能救。身独自当之，弃捐在地，犹如瓦石，不闻声香味，细滑亦不见，色及与五欲，无所识知。以是之故，知身无常。」

孝顺供养父母、恭敬沙门诸道士、布施持戒斋肃守禁修行，起住迎逆，稽首作礼，叉手自归。今诸贤者，谛省察此，当念无常。苦。空。非身。」于是说偈曰：

「已见如此大恐惧，	计求人身甚难得，
当行精进救头火，	除诸勤苦立大安。
往古佛时值不闲，	莫计吾我及放逸，
得无遇此无量苦，	生死之患地狱酷。
志在爱欲无为恶，	伏诸根本故说此，
无得念恶及诸想，	得至寂然如坏贼。
无得念言是我所，	于是无我亦无吾，
无得不尊自谓势，	摄身诸事伏其心。
常当羞惭知身时，	抒弃躯命无所著，
无得长夜在恶趣，	慎莫为此遭是患。
勿复往至阎罗界，	常当孝顺供二亲，
积累功德为后护，	因是疾得贤圣路。
勿求众安而犯恶，	无承邪教为卒暴，
观察此以常兴施，	弃捐爱欲诸瑕秽。
然后当求于父母，	妻子亲属及知友，
常承佛教不违命，	将无不值就后世。
假使疾病求父母，	妻子亲属及知友，
欲令救护不能得，	功德智慧后世明。」

贤者迦旃延，为诸比丘说法如此，比丘欢喜则时受教。

佛说和利长者问事经第十八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那难国波和奈树间，与大比丘众比丘五百人。尔时和利长者往诣佛所，稽首足下，退坐一面。佛告长者：「吾欲问汝，假使魔来及魔官属及无央数诸外异道，问以时答。汝当谛听，善思念之。」「唯然，世尊！愿乐欲闻。」于是长者，与诸大众，受教而听。

佛告长者：「何谓大魁？」长者白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大魁有四。何谓为四？一曰地种、二曰水种、三曰火种、四曰风种，是曰四大魁。」

佛言：「何谓地种？」答曰：「谓有五事：立、坚强、不柔、羸[麸-夫+黄]、能往返者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长者！能解彼诸地种，永不现不？」长者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身能知地种，灭没不可知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」复问：「何谓水种？」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水有五事：津液通流、细滑、微碎、无有形貌、犹如罗网遍至诸脉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长者！汝乃能知水种灭没不知处时。」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知归无常，永不现也！」

佛告长者：「何谓火种？」长者答曰：「温暖之类，能令人热、有所消化，而能焚烧，光[火*金]之类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长者，汝乃能知火种灭没不复现耶？」答曰：「能知无常，归尽不现。」

佛告长者：「何谓风种？」长者答曰：「风有五事：寒冷之类，轻飘馱疾，有所飘吹，出入得通，有诸响声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尔乃能知风种，忽然没不复现耶？」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能知风种自然归尽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长者！」世尊又问：「岂不覩见其种寂声？」答曰：「唯然，知其种声平等如称。」

「其四大魁，为何所处？」答曰：「猗欲饮食恩爱。」又问：「其四大魁，为何所猗？」答曰：「展转相依。」又问：「为何所趣？」答曰：「趣色诸入。」又问：「诸入为何所归？」答曰：「归罪尘劳。」又问：「何因有罪尘劳？」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其识及身，各自别异而各离散。」又问：「命尽身坏，为何所趣？」答曰：「岂有所趣？身无心意，身、识各别。」又问：「长者续以故识，归于所趣，更得异识耶？」答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不赍故识，归于所趣，不离故识，亦无异识。」「云何长者，见于法乎？」「譬如世尊眼识非常、耳识有异，不共合同。如是，世尊！没生死如是，所见无厌，而以存命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长者！于今长者，一切所问，报答如应，审实不虚。宁是不实？」答曰：「不实。所以者何？如大圣说，于是世间，所与不实，欲法悉虚，我念世尊，此世俗事，皆以虚立，未曾有法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，

善哉！长者！假使有说世事皆虚，悉未曾有，则诸佛说。所以者何？世事悉虚，无有一实，于是世间皆未曾有。」

佛说如是，和利长者受教，欢喜而退。

佛说佛心总持经第十九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[少/兔]檀[少/兔]国，宾近大海之边，佛所行树，于师子座，与无央数诸天眷属围遶，而为说法。彼时世尊，告安详摩夷亘天及净居身天子：「诸天子！当知有总持，名佛心之法，过去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所说，为四部会，最于后世救摄拥护，令得自归，普获特胜，所生到处护一切义，为诸菩萨学大乘者，令蒙法恩使得普至，一切所为则有超异，以故说耳！今者诸贤，亦当受之持讽诵读。我灭度后最后世时，四辈众会学大乘者，闻其名者当分别说、为他人讲。心怀忍辱、心得自在，闻其音难设致其名，超异德性。如来所说而复摄护，已愿最上，所见自在，其有欲闻，当为说之。」众会对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当受圣教，如佛所言终不敢违，使如来教普然具足。」

众会又问：「何谓世尊佛心总持法乎？」世尊告曰：「今次第说，无垢离垢造一切义，皆已逮得。所作诸德无有边际，三世平等一切十方。具足诸慧示现一切，诸所有藏诸法自在。具足成就所作通达，普了周匝除一切眼，皆于三界普至十方。寂然憺怕获诸脱门，分别法界究竟猗着，皆念一切诸所作为。超度余心已得解脱，除结缚法普于虚空，本性清净无垢，劝化三处。过去当来现在，平等三世，断除无余离于所有。第一度证，所行如言、所作成就，一切大慈，而兴大哀于一切人，而无所度。」

佛告天子：「是为佛心总持法也。为四辈说求菩萨乘，其有讽诵，怀在身心，谛晓了识。持此经者，怀诸思想，譬若如来立在于顶，思则得见。其有能见，若有闻者，能说经法；若有持者，未曾有忘，究竟于学。当复得住，于道所住，说经寂然。以故讲经，所持当持，未曾忽疑。以是之故，能忍总持一切所闻，所得如海，逮不起法忍，于一切法，而得自在，无所罣碍，至解脱门。如意具足，于现在法，于我法教，当受重任，弃诸重担，此族姓子，则为见佛。若覩此等，当从听受，当观其法，莫察其形，不当毁咎而轻易也！」

摩夷亘天子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，不敢违也！普当宣传如来之命。然于后世，以是经法，为四辈说，及菩萨乘当为分别。若有诵得、若有忘者，当为开示：『族姓子，汝当令得见，及使听闻，护如来所说言教？我等亦当奉受如来所说。』此族姓子当成大义。」

佛告摩夷亘天子：「卿当奉行，如今所言，是则佛教。」

佛说如是。摩夷亘天子、净居诸天，一切众会、天龙鬼神、世人阿须伦，闻经欢喜。

「怨家像知识， 而强结亲友，
 诸王所行多， 则主于土地。
 其国多大臣， 而常兴鬪诤，
 当为造弊眼， 于是说如是。」

跏饥梨尼 跏饱梨尼

师比丘 跪罗陀 [蔭-余+有]偈陀 沙瑜投陀 沔阿夷比兜波 昧痺翅那旃 跪
离那波罗翅提尼陀盘尼 尼披散尼 摩呵曼那[少/兔]陀梨那

其有于是，于我空耗所有财宝，令逮得之。若过去则以是神呪，当以手授重其手足，拥护于膝重于腋，常皆见重，为胁见重、使下见重、令颈见重、使心见重，令四部众，皆使见重，悉令平等，所从来处，风散其华。

沔那提奴 沔那提陀 沔弥提屠 沔提屠取披鞞陀 叱阇叱者

朱陀阇陀 波沙提 波沙檀尼耶酰迦弥仇弥遮罗翅 朱罗铃摩尼 阿提陀

浮弥^羨那伊俞罗头 那翅祇禘弥 比闍禘弥 萨披那楼 弥檀[少/兔]南模
摩迦尼 阿禘比耶 令所祝吉 梵天劝助

佛说护诸比丘呪经第二十

闻如是：

一时世尊游于摩竭罗阇祇城东，在于奈树间，梵志丘聚。从是北上，上錍提山中天帝石室。尔时无数比丘，各各驰走忽忽不安，如捕鱼师布网捕鱼，鱼都驰散。

世尊遥见无数比丘，各各驰散扰扰不安。佛问比丘：「何为驰散扰动如斯？若鱼畏网。」比丘对曰：「我遭患所在不安，遇诸贼盗、鬼神罗刹、诸象及龙、饿鬼师子及诸妖魅、鬼魅非人、熊罴诸邪、沟边溷鬼、蛊道巫呪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当为汝说，常当救济一切拥护。谛听，善思念之！」比丘答曰：「唯然受教！」

佛言：「何等为一切救济拥护？如是：

「阿鞞弥 迦罗移 嘻隶嘻隶 般鞞 阿罗鞞 摩丘 披赖兜 呵头沙

「翅拘犁因提隶者比丘披沓罗须弥者罗难楼在者罗

「阿耆破耆 阿罗因阿罗耶 耶勿遮坻鞞移阿鞞

「若不解脱我当劝解，为其拥护救济，令安吉祥无患。若贼鬼神罗刹、蛊道符呪，护四百里周匝，无敢娆者；其不恭顺，犯是呪者，头破七分。所以者何？」佛告比丘：「今吾普观天上世间，若如是呪，呪愿拥护，终无恐惧，衣毛不竖，除其宿命不请。」

南无世尊所呪者，吉梵天劝助是呪。

佛说吉祥呪经第二十一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在舍卫城，是名曰转法轮莫能踰者，是地广普，若有娆者，佛皆说之！今当讲诵，大人圣贤，具足归彼。时佛告贤者阿难：「吾为汝说神呪之王，汝当持之！诸佛所说至诚行、趣道行、十二因缘行、月行、日行、贤者行、日月俱行。谛听，善思念之！」阿难言：「受教而听。」如是：

「休楼 牟楼 阿迦罗 鞞罗 莫迦垣罗颯提 波罗铃波刍阿尼呵 耶提阿尼耶提阿提耶提頰禰末禰卢卢罗罗颯提摩那罗罗波夷咤」

无量总持，诸印之王，诸佛所说，为至诚行、为修道行、平等迹行、日行、月行、如日月行。佛语阿难：「此总持句，为佛之句、为尊上句、为学句、圣贤之句、得利义句、所怀来句、无兵仗句，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若入此句，入无数解百千之门，能分别说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雪山南胁，有大女神，名设陀怜迦酰(晋名摄声)，有五百子及诸眷属。彼闻此经，即自起往，举声称怨：『呜呼痛哉！呜呼！何以剧乎！吾身本时，取若千百众生人精以为饮食，害命服之；于今不堪，不能复犯。沙门瞿昙，为四部众而设拥护。所以者何？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是神呪。童男、童女入于郡国县邑聚落，持是吉祥呪，若讽诵说，无能娆者。所以者何？今沙门瞿昙所说神呪，遣逐非人，灭除众患，常住于此，而现于魔宫。』诸弊魔言：『天王欲知，沙门瞿昙以空汝界。今者天王，当共被铠，将诸群从，暂勒兵众。譬如菩萨初坐树下，魔被以铠甲及诸兵众，往诣佛所。』」

于是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是大女神设陀罗迦酰，止于雪山之南，与五百子俱。遥闻如来说是神呪、总持印呪，恐怖怀惶，衣毛为竖。」及于诸魔、一切官属及余众魔，于时彼魔被其铠鞬，与眷属俱，往诣世尊。恶心欲诣沙门瞿昙。彼时有菩萨，名曰降弃魔，降魔及官属，还诣佛所，稽首圣足，叉手归佛，白世尊言：「我已摄制于此弊魔及诸官属，发遣诸兵，并设陀迦酰大女神，而制伏之，不敢为非亦不敢娆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，不敢中害，无所妨废。善哉！世尊，愿说总持法印，为四辈众，令皆得拥护，使得安隐。唯佛加哀，普及人民令得安隐。」于是世尊，为是神呪，应时欣笑。

阿难问佛：「世尊何故笑？笑当有意。」佛告贤者阿难：「汝宁见降弃魔菩萨道行殊特，降魔官属，设头迦酰大女神技术皆以坏败，心怀忧戚。于彼忽然没而不现，到斯说是总持之印。」

尔时世尊思此总持印王，摄伏一切诸恶鬼神及诸妖魅，除一切娆，伏鸩伏鸩休浮休楼阿祇提。如是总持印王呪，其有鬼神、女神、鸩桓、龙、金翅鸟及诸弊兽一切众魅，至意有意在道断他怀来为食为句，迹甘尝为月动摇善震动意为心，何况细微无不微也。其大德总持，无择无冥，而无所断，其心诵其十事读于今笑，当所作者亦无所选。

佛告阿难：「是无择句、总持句、无所选句、安隐句、拥护句、于诸众人无所娆句、无所害句、禁制句、讽诵者句，为四部众则设拥护。人与非人，不能犯也。若卧出时，所在寤寐，无敢娆者。况佛所说，其闻此呪，莫不安隐。」

佛说如是，欢喜而去。

生经卷第二

生经卷第三

西晋三藏竺法护译

佛说总持经第二十二

闻如是：

一时世尊游于摩竭，在法闲居佛之道树初成道时，与万菩萨俱。一切成就普贤菩萨，行于无愿，其行无余，及空无菩萨、莲花藏菩萨、宝藏菩萨、行藏菩萨、妙曜菩萨、金刚藏菩萨、力士藏菩萨、无垢藏菩萨、调定藏菩萨，与一万菩萨俱，与一佛世界三千大千尘数菩萨俱，各各从异佛国而来会此所。从方来化师子座，稽首佛足，在于佛前，坐师子座。于时此等菩萨大士，不计吾我，清净无瑕，各心念言：「于此何因不可思议？诸佛世尊所有境界，无能称量。诸佛世尊，本之所愿，而有殊特。何因诸佛如来感动？何谓所为不可思议无罣碍行？云何世尊，无念无想，致此殊特？」

于时世尊，寻知此等诸菩萨心之所念，诸坐菩萨诸佛无处亦无不住，欲问如来。「诸佛威神一切光明，佛威神德，精进无踰，而得皆立，皆入诸佛诸总持法，广大圣觉。是等所入，殊特如此，无所罣碍，身之所入亦皆如此。诸佛眷属，弃捐诸瑕，诸佛之法，而不可获，而常安隐。」

于时莲华藏菩萨，入诸法所趣之心，无所罣碍，所念法门无诸弊碍。诸菩萨行为普贤愿，合集等行，正住于愿，入诸佛法，见十方佛，加于大哀，度于无极，降伏众生，休息恶趣。一切菩萨诸三昧定，覩了本际，诸佛之慧，所行无尽，莫不归伏，趣诸道慧，皆照总持分别诸度莲花之藏。其诸菩萨，承佛圣旨，各自说言：「诸佛尽听！诸佛世尊，所行无量，极大变化，随其本相，晓了诸法，一切皆知，诸佛超异，都无阴盖。诸佛世尊，普逮法界，入于法界，诸佛世界，有无处所，无所罣碍。何为十？在兜术天，现尽寿命忽没，无能禁制亦无有处。入母腹中十月而生。又弃捐家，而乐出外，心常欣悦。坐佛树下，积累一切诸佛之法。一时之顷，普诸佛土，示现如来感动瑞

应。常转法轮，悉殖德本，分别解说。当得佛时，具成菩萨，而以法成。诸佛世尊，永无住处，在在智慧而建立之。是为佛子，无有处所，亦无所住。

「复次，佛子！诸世尊有十教目。何等十？教化一切，诸度无极，皆除一切诸无智法，常修大哀。有十种力，普转法轮、教化群黎、禁制众生、成平等觉、开通萌类、令无所住、于此无行相法自归、已得寂然亦教他人至觉灭度，是为十。」

「复次，佛子！复有十事，疾见如来。何等十？适见诸佛，则覩众生，便弃一切，诸所归趣。取要言之，速疾具足福德眷属，速受诸德之本，即得清净。无所短乏，便除狐疑，适见诸佛，为众生等示于大乘，令无所畏，寻得成就，为不退转。适得速见诸佛世尊，疾求分别众生之源，而开度之，便速度世净众生根。适得速见诸佛世尊，便无弊碍。是为十。」

佛说如是，诸菩萨闻经欢喜。◎

◎佛说所欣释经第二十三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所欣释子，多所游至，出入无节，所诣门族，不可称计。或晨、或冥、或早入冥出。于时阿难、优陀、薄拘卢等，合会一处，谓所欣释子曰：「贤者！何为而多行来不知时节，何不时出时入？所诣之处，不自节量？」所欣释子寻骂众贤，出麤犷辞：「卿等无智，扰扰摇动，不能自安，喧呼恶口。卿等懈怠，不为众僧有所兴立。吾今出入，常为众僧，严办所当。卿等能任如是劳乎？为诸众僧有所办耶？勿得谓吾：『多有事理。』诸贤多务，甚于吾身。」所欣释子：「卿等且复有所合办，知何如吾办众僧事？」

时诸比丘，同共发意。彼时三人，言语柔软：「威德殊妙，依本福行，多所获致，过踰于彼。」所欣释子：「钝愚男子以卒暴决，愚騃自用，强有所求，不得如志。」有一异天，诣长者家，得满大罍若干供养。贤者阿难，诣他长者，以柔软辞，宿德坚强，为说经法，令其家人，欢喜踊跃。从得分卫，大获供养，随意所施，不强不求。

时诸比丘往启佛，具说本末。佛告诸比丘：「于此四人，不但今世净功分卫，唯有一人，所获薄少，余人得多。阿难比丘，众人劝助，一切所安。往

古久远不可计时，于他异土。时有四人，以为亲厚，相敛聚会，共止一处。时有猎师，射猎得鹿，欲来入城。各共议言：『吾等设计，从其猎师，当索鹿肉，知谁获多？』俱即发行，一人陈辞，出其[麸-夫+黄]言，而高自畜：『咄卿男子，当惠我肉，欲得食之。』第二人曰：『唯兄施肉，令弟得食。』第三人曰：『仁者可爱，以肉相与，吾思食之。』第四人曰：『亲厚捐肉，唯见乞施，吾欲食之。』俱共饥渴。时猎师察四人言辞，各随所言，以偈报曰：

「『卿辞甚羸[麸-夫+黄]， 云何相与肉？
 其言如刺人， 但以角相施。』」

「复以偈报第二人曰：

「『此人为善哉！ 谓我以为兄，
 其辞如肢体， 便持一脚与。』」

「复次第三人以偈报曰：

「『可爱敬施我， 而心怀慈哀，
 辞言如腹心， 便以心肝与。』」

「复次第四人以偈报曰：

「『以我为亲厚， 其身得同契，
 此言快善哉！ 以肉皆相施。』」

「于时猎师，随其所志言辞羸细，各与肉分。于时天颂曰：

「『一切男子辞， 柔软归其身，
 是故莫羸言， 衰利不离身。』」

尔时佛告诸比丘：「第一羸辞则所欣释子、第二人者颯陀和梨、第三黑优陀、第四阿难也！天说偈者，则吾身。尔时相遇，今亦如是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国王五人经第二十四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诸尊比丘各发心言：「贤者舍利弗、贤者阿那律、贤者阿难、输轮及诸弟子五百之众，本俱一时弃家为道，无所贪慕，不志世荣，悉为沙门。时舍利弗，嗟叹智慧最为第一，断众狐疑，和解鬪诤，分别道义，无所不通，如冥中有炬火，多所照曜。时阿那律，嗟叹巧便，为众人匠，多所成就现若干术，令人喜悦，工巧第一。于时阿难，叹嗟端正色像第一，颜貌殊妙，见莫不欣，众人爱重，一切尊敬，叹为佛，有三十二相。于时输轮，既勤修习，未曾有懈，嗟叹精进，世间无伦，又能入海，多所成办。如来世尊，现生释种，弃国捐王，得成佛道，端正无比，色像第一。如星中月，光明超日，体长丈六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其声八部，出万亿音，所讲说法，天龙鬼神，人物之类，各得开解，皆得其所。佛诸兄弟，伯叔之子，虽各自誉皆归命佛，以为弟子。佛之功德，不可称限，从无数百千亿劫，积累功德，自致得佛，为一切人示其道路。」俱往诣佛：「问其本末，谁为第一？我等聚会，各各自叹己之所长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诸人等，不但今世各自称誉常叹己身第一无双，前世亦然，生生所归，皆伏吾所，吾尊无极。所以者何？乃往过去无数久远世时，有一国王名曰大船，国土广大，群僚大臣普亦具足，其土丰熟，人民炽盛。王有五子：第一智慧、第二工巧、第三端正、第四精进、第五福德，各自嗟叹己之所长。其智慧者，嗟叹智慧天下第一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智慧最第一， 能决众狐疑，
 分别难解义， 和解久怨结。
 能以权方便， 令人得其所，
 众庶覩欢喜， 悉共等称誉。』

「第二者，嗟叹工巧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工巧有技术， 多所能成就，
 机关作木人， 正能似人形。
 举动而屈伸， 观者莫不欣，
 皆共归遗之， 所技可依因。』

「第三人，嗟叹端正以偈颂曰：

「『端正最第一，色像难比伦，
众人观颜貌，远近莫不闻。
皆来尊敬之，慎事普殷懃，
家人奉若天，如日出浮云。』」

「第四人，嗟叹精进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精进为第一，精进入大海，
能越诸患难，多致珍宝财。
勇猛多所能，由是无所碍，
家业皆成办，亲里敬欣戴。』」

「第五人，嗟叹福德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福德为第一，所在得自然，
富乐无有极，生生为福田。
福为天帝释，梵天转轮王，
亦得成佛道，具足道法王。』」

「各各自说己之所长，各谓第一，无能决者。各自立意，不相为伏，转相谓言：『吾等各当自试功德，现丈夫之相，远游诸国，诣他土地，尔乃别知殊异之德，谁为第一！』时智慧者，入他国土，推问其国人民善恶？谷米贵贱？豪富下劣？闻其国中，有两长者，豪富难及，旧共亲亲，中共相失，众人构狡，鬪使成怨，积有年岁无能和解者。其智慧者设权方便，赍好馈遗百种饮食，诣长者门求索奉现。长者即见。进其所赍馈遗之具，以其长者名，辞谢问讯：『前者相失，以意不及，众人构狡，遂成怨结，积年违旷，不得言会。思一侍面叙其辛苦，故遣饮食馈遗之物，唯见纳受，无见讥责，亦无父怨母讎，故遣吾来，以相喻意。』其长者闻，欣然大悦：『吾欲和解，其日久矣！但无亲亲以相喻意，乃复辱信，枉屈相喻，诚非所望。同念厚意，便顺来旨，不敢违命。』其智慧者，解长者意，[火*霍]然无疑，辞出而退。诣第二长者，亦复如是，解喻其意，如前所言，便共克期，共会其处，聚合众人，和解仇怨。应时燕饮，作诸伎乐，共相娱乐，各各相问本末和解意，乃知此人以善权和解两怨令亲如故，各自念言：『吾久相失，一国中人，不能和解，乃使此人远来相闻和解，其恩难量，非辞所尽。』各出百千两金，而奉遗之！即持此宝，与诸兄弟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言辞所具足， 辩能造经典，
正士能博闻， 安隐至究竟。
观我以智慧， 致此若干宝，
衣食自具足， 并及布施人。』」

「时第二工巧者，转行至他国。应时国王，喜诸技术，即以材木，作机关木人，形貌端正，生人无异，衣服颜色，黠慧无比，能工歌舞，举动如人，辞言：『我子生若干年，国中恭敬，多所馈遗。』国王闻之，命使作伎，王及夫人，升阁而观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，跪拜进止，胜于生人。王及夫人，欢喜无量。便角[目*翕]眼，色视夫人。王遥见之，心怀忿怒，促勅侍者：『斩其头来。何以[目*翕]眼视吾夫人？谓有恶意，色视不疑。』其父啼泣，泪出五行，长跪请命：『吾有一子，甚重爱之，坐起进退，以解忧思，愚意不及，有是失耳。假使杀者，我共当死，唯以加哀，原其罪^豐。』时王恚甚，不肯听之。复白王言：『若不活者，愿自手杀，勿使余人。』王便可之。则拔一肩榘，机关解落，碎散在地。王乃惊愕：『吾身云何瞋于材木？此人工巧，天下无双，作此机关，三百六十节，胜于生人！』即以赏赐亿万两金。即持金出，与诸兄弟，令饮食之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观此工巧者， 多所而成就，
机关为木人， 过踰于生者。
歌舞现伎乐， 令尊者欢喜，
得赏若干宝， 谁为最第一？』」

「第三端正者，转诣他国。人民闻有端正者从远方来，色像第一，世间希有，人民皆往奉迎，饮食百味，金银珍宝，用上遗之。其人作伎，众庶益悦，瞻戴光颜，如星中月，尊贵之女，多有财宝，众藏盈满，献致珍异无数亿宝。得此宝已，与诸兄弟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善哉色如花， 端正颜貌足，
女人所尊敬， 又得常安隐。
众人所观察， 犹如星中月，
今致若干宝， 自食并施人。』」

「第四精进者，转诣他国。到一江边，见一栴檀树，随流来下，脱衣入水，泅截接取。国王家急求栴檀，即载送上，金得百万，所得之宝，不可称计。与诸兄弟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精进最第一，勇猛能入海，
致于众珍宝，以给家亲属。
赖我浮江水，接得妙梅檀，
致金若干数，自食及施人。』」

「第五福德者，转诣大国。时天暑热，卧于树下，日时昃中，余树荫移。此人所卧，树荫不动，威神巍巍，端正殊好，犹如日月。彼国王薨，无有太子可嗣立者，众人议言：『当求贤士以为国主！』募人四出，选择国内可应立者。使者按行，见一树下，有此人，于世希有，卧于树下，树荫不移，心自念言：『此非凡人，应为国主！』寻往遍启国之大臣，具说本末。于时群臣即严威仪，导从骑乘，印绶冠帻，车驾衣服，则往奉迎。洗沐涂香，衣冠被服，佩带毕讫，皆拜谒称臣。升车入宫，南面立诏，国即太平，风雨时节。实时勅外：『诏有四人：一者智慧、二者工巧、三者端正、四者精进，召至中合。』一时俱集，令住侍卫。时福德王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有福功德者，得为天帝释，
帝王转轮王，亦得为梵王。
智慧及工巧，端正并精进，
皆诣福德门，侍立为臣仆。』」

「时福德王，遂以高位，署诸兄弟，各令得所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尔时智慧者，则舍利弗是；工巧者，则阿那律是；端正者，则阿难是；精进者，则输轮是；福德王者，即吾身是。此等尔时各自称叹己之所长，以为第一，于今亦然。昔尔时世皆不如吾，而各自嗟叹。吾成佛道，三界之尊，今皆归吾以为弟子，依佛得度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鬻狐鸟经第二十五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佛告诸比丘：「调达凶危，横见嗟叹者，不得其理。」

拘迦利比丘嗟叹调达，调达亦复叹拘迦利比丘。其彼二人，横相嗟叹，无义无理。诸比丘闻，往白世尊：「唯然，大圣！观拘迦利比丘，因依正典，缘法律教，以信出家，而为沙门；横叹调达，以非为是，不得义理。又彼调达嗟叹拘迦利比丘，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今此辈愚騃之等，不但今世横相嗟叹，以非为是、以是为非，前世亦然。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黄门命过，亲里即取弃樗树间。彼时蛊狐乌鸟，来食其肉，时共相嗟叹。树间乌为狐说偈曰：

「『君体如师子， 其头如仙人，
脂犹鹿中王， 善哉如好华。』

「于时蛊狐即树间，以偈赞曰：

「『谁尊在树上， 其慧第一最，
其明照十方， 如积紫磨金。』

「于时乌以偈报，颂曰：

「『君则大师子， 欲见君故来，
君脂如鹿王， 善哉得利义。』

「蛊狐复以偈报，颂曰：

「『诚信实相知， 俱相叹至诚，
合积紫磨金， 所问服食此。』

「尔时，去彼不远有大仙人，处于闲居净修行道。闻狐及乌转共相誉，心自念言：『彼等之类，横相咨嗟，彼言皆虚，无一诚实。』以偈问曰：

「『吾久见所兴， 至此俱两舌，
自藏于树间， 俱食于人肉。』

「于时乌瞋恚，以偈报仙人：

「『师子及孔雀， 共食于禽肉，
于彼髡灭头， 次第而求活。』

「仙人以偈答曰：

「『樗树臭下极， 一切鸟所恶，
 众鹿所依因， 弃死黄门身。
 汝辈下贱物， 俱来聚会此，
 食于黄门身， 自称为上人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，尔时蛊狐者，调达是；乌者，拘迦利是；仙人者，则菩萨是。尔时俱共相叹，以非为是、以是为非，于今亦然。」

佛说比丘疾病经第二十六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时一比丘，疾病困笃独自一身，无有等类，无有视者，亦无医药衣被饭食，不能起居，恶露自出。身卧其上，四向顾视，无来救济者，便自叹息：「今日吾身，无救无护！」

时阿难见，往白佛：「唯然大圣！吾身今日，得未曾有。如來世尊大慈大哀，有苦比丘，当念救济。吾乃往世无数劫时，救此比丘疾病之患，于今世亦然。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于空闲处，多神仙五通学者，在彼独处，各各相劝，转相佐助。各各取果，以相给足，以作筹筭，设使疾病，转相瞻疗。时有摩纳学志，有所缓急，常驰走趣。有一学志，若有急缓疾病之厄，初不视瞻。时彼学志，有急缓时，无有救者，则自独立，无伴无侣。彼于异时，身得疾病，无疗瞻者，亦无持果授与食者。是时五通仙人见彼和上，见之如是，心自念言：『此人孤独，无有救护。』心愆念之，即往到其所，即问之曰：『摩纳学志！卿强健时，颇有消息，问讯不宁，有亲厚朋友乎？』即时报曰：『无也！和上亦无亲友知识之厚，我之父母，家属亲里，去此大远。』又问曰：『此梵志共顿一处，不与亲友结为知识耶？』答曰：『无也！』和上答曰：『不结亲友，无有知识，以何为人？卿见余人，展转相敬，展转相事，卿独不也？今日孤独，无救护。』于时仙人，扶接摩纳，使之令坐，将诣自所顿处，劝之安心，将诣亲厚而以疗治，则颂偈曰：

「『弃捐于妻子， 出家无所慕，
 卿和上为父， 等类则兄弟。』

顿与梵志俱，而不相供视，
得疾病困笃，孤独无所依。
察子见此已，梵行为亲友，
普行子恭敬，展转相瞻视。』』

时佛世尊往诣比丘，而问之曰：「今得疾病，有瞻视医药床卧具乎？」白曰：「孤独无瞻视者，无医无药，去家甚远，离于父母无有兄弟，亲里伴侣，无供侍者。」世尊又问：「卿强健时，颇瞻视问讯有疾者不？」答曰：「不也！」世尊告曰：「卿强健时，不瞻视人，不问讯疾病，谁当瞻视卿乎？善恶有对，罪福有报，恩生往反，义绝稀疏。佛为一切三界之救，救度五道，当舍卿耶？前世救卿，今亦当然。」

佛扶起之，欲以水洗。时天帝闻佛所言，如伸臂顷，忽然来下，欲洗浴之。佛言：「拘翼！卿在天上香洁之中，安能救洗秽浊臭处？」天帝释答曰：「向者世尊说，此比丘本不瞻人，不视疾病，孤独无救。佛为十方一切之救，功德具足，无所乏少，尚瞻视之；况我罪福未断，而不兴福耶？」

时佛手洗，天帝水灌，还复卧之，饮其医药，实时除愈。为说经法，实时得道。世尊以偈而赞之曰：

「人当瞻疾病，问讯诸危厄，
善恶有报应，如种果获实。
世尊则为父，经法以为母，
同学者兄弟，因是而得度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审裸形子经第二十七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有国王，因梵志女而生一子，名曰至诚。外道异学，审裸形子，而为作子。其裸形子，智慧聪明，有超异之慧，有所讲说，多所降伏，于诸经典无所不博，普为众人共其国王，博达众谊，往诣世尊。其尼捷有四姊弟，因梵志生，敬乐异学：一名饕餮、二名兴贪、三名金诚、四名诚雪。时裸形子，遣诣佛所，欲试世尊，皆受法则悉知经谊，具来我说。尔时姊弟，各相谓言：「吾等共诣

沙门瞿昙所，试其举动，行步进止，取其长短。」便共往诣，弃捐居家，悉为沙门，受具足戒。时佛世尊，以往世喻，而开化之，导示本原，诸根所从，功德之本，弃捐贡高，除其憍慢，皆得罗汉。

时裸形子，问诸姊弟：「所试云何？」诸女则以无央数谊，嗟叹世尊，称誉经典法律之妙，不可胜限。时裸形子，不受女言：「汝等以家事往欲试乱道，反为世尊所见摄取迷惑诈。譬如有人行入水中，洗去垢浊令身净洁，反溺水死；汝等如是，欲往试佛坏其道意，视其举动，取其长短，反为瞿昙所见迷惑，没溺自失不得济己。譬如有人行入果树，欲采好果，反为禽兽虎狼所食，亡身不还；汝等如是，往试沙门瞿昙，取其法则举动长短，以来语吾，而反没溺，为所问瞿昙所惑。譬如蛇虺弊虫凶恶之人，尚可亲近，可信可乐，可致吉祥安隐之法。世尊瞿昙，求是功德安隐之谊，终不可得。」诸女答曰：「世尊道德，去人四虺瑕秽之毒，令人安隐寂然，虚空尚可无瑕，如来自世尊未曾有短，男女见之，莫不安隐。时为我等，说微妙谊，咨叹道称，我等欢喜，稽首归命。」

时比丘僧，具足启佛：「唯然世尊，且观外学裸形子，有异语诽谤佛道，反讥诸女：『汝等何故归命世尊？观其举动，当取长短而来语我，反为迷惑沈溺其身，不能自济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裸形子遣四女人，欲来试佛取其长短。世尊无瑕，何从取阙？佛寻开化，皆令得度，至无着证。乃往古久远世时，有一国王，名曰迦邻，与他国王，结为怨仇，欲往坏之。即遣四女，端正殊妙，姿颜无双，而往试之，取其长短，为内匿贼，诣阿脂王许。时阿脂王，有尊太后，端正殊好，无不尊敬，威神巍巍，殊德无量，无有瑕秽，柔和无[麸-夫+黄]，名称远闻，安详柔和。迦邻王女，嗟叹阿脂王功德：『世之希有，名称远闻，八方上下，莫不宣扬！我等父王，讳为迦邻，故相遣来，以相给侍，奉在左右。我父王辞曰：『其王德殊，微妙难及，无有瑕垢，安详不暴，忍辱无秽，与人语言，才辩殊异，闻名輒伏。我不受言。』』其国属阿脂王，为大国主，又国号曰虚空。王所止处，有一大臣，名曰细那，聪明智慧，圣达难及，卒慧寻答，为王辅臣。时迦邻王，不随女言，弃诣大国细那土界，与大众俱，周匝围遶。王问傍臣：『当奈之何？吾自开门而舍去，入此他门？』傍臣对曰：『无得恐惧，天王自安，譬如师子处于林间不畏树木。今住于此，亦复如是，城郭则安，得护无患。』以偈颂曰：

「『以自开其门，反入此国界，
阿兰之大土，如师子林树。
安护而得护，自然无所畏，
其欣踊国王，可以长安隐。』

「人健论谊，其言流溢，阿脂王闻其迦邻王，以财利故及其名称、发意所趣，则叹颂曰：

「『此事大佳，微妙难量，
名德流布，无有众恶。
能堪住法，将无于此，
有所诳诈。』

「又问曰：『其此仙人，天帝之神，皆游迦邻国界，威神广大。彼闻我德，即当得胜。其迦邻王，便当破坏而自降伏。』时阿脂王，心自念曰：『彼诸仙人，终不妄语。』诸仙人曰：『吾当得胜，功德无量所说如此。』诸臣报曰：『唯然，大王，仙人至诚，终不虚言。』以偈颂曰：

「『诸迦邻得胜，缘是而降伏，
阿脂王失计，仙人说如是。
善哉言质直，所兴无所失，
以何说此言？自然有声音。
天王当知之，言至诚于斯，
所行无放逸，而当得胜法。』

「『又言阿脂王，而当复得胜。
此云何至诚？更为我解说。』

「大臣答曰：『不曾闻乎！失圣仙人刚强难化，手执利剑，像貌可畏。丈夫男子以人民故，承其德本，而降伏之，不言自归。其阿脂王，为大丈夫，方便校计，亦复如是。又其眷属，和顺承教，无有异心，志不离别，所作无上，威德巍巍。假使阿脂王不得胜者，今愿天王，目自覩之。以王勇猛，计策方便，权[捐-口+(口/L)]难及，终不破坏，设不相信，且自目见。』以偈颂曰：

「『方策尊雄计， 知时强精进，
 勇猛有权略， 察此则知胜。
 阿脂名德忍， 开化诸瞋恚，
 阿脂王堪任， 迦邻焉得胜。』」

「时王不用言，兴师起兵，往诣阿脂国。其欣踊兵，大臣辅佐，聪明智慧，勇猛精进，以无上心，和不离别。又阿脂王，身自勇健，其力圣强，应时得胜迦邻王。迦邻王伏，自归谒拜，生捕收摄，寻便放之。于是天帝释以偈颂曰：

「『贤圣叹忍辱， 开化诸瞋恚，
 降伏迦邻王， 阿脂王独胜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迦邻王者，审裸形子是；阿脂王者，则我身是；欣踊大臣，则舍利弗是；帝释者，阿难是。尔时相随，以为伴党，义理相化，上下相承，今亦如是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腹使经第二十八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其国米谷踊贵，人民饥饿，佛诸比丘，各欲散去流游诸国以为岁节。贤者阿难——博闻多智，于法无厌，辩才无碍，佛所说经，为无数人，护受经典，精进难及——心自念言：「假使世尊，诣于余国，而造岁节，处于他域，无央数人，失其德本，坐具无所乏少。假使如来，止此舍卫，而为岁节，多所安隐，为成德本。」于时世尊，愍伤群黎，欲救护之，入舍卫城。波斯匿王，傍臣人民，往诣国王。阿难自往，说此本末。王波斯匿闻阿难言：「请佛三月及比丘众，若干种馔，饮食具足，病瘦给药，一切所安，随其所乐，如是三月，无所乏少。」

佛比丘众舍卫岁节，时诸比丘心自念言：「贤者阿难！功德难及，得未曾有，行权知时，晓了谊理，劝化国王波斯匿，供养世尊及比丘众，岁节三月皆令安隐，令比丘众九十日中无有忧虑，一切施安所供无乏，令比丘众各自

安隱，不復游馳至于他國。」時佛初聞諸比丘共議此事，尋即往到比丘眾所：「汝等向者何所講論？」諸比丘眾具足本末啟白如來。

佛告比丘：「賢者阿難！非但今世行權知時，前世亦然，行權方便。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波羅奈國，時有王名梵達，王有大德，名稱遠聞。時國飢饉，米谷踊貴，人民飢餓，乞者眾多，無以可供。王憙施與，四面來乞，集如浮雲，十方皆至，隨力所任而供給之。布施如是有無休息，谷米遂貴，天轉旱酷，不復降雨，所種不收，人民飢困，乞者日滋。詣王宮門：『倉廩虛竭。』時諸臣吏各共議言：『今此國王，敢來乞者，尋即施與，不能逆人。天旱不雨，乞者遂甚，米谷踊貴，倉庫虛盡，將欲壞國。』時諸大臣欲救護國，往詣王所，具足為王啟說此議：『王所施與，今可省息，于法可依，須後豐有，爾乃復施。』王告之曰：『吾所施與，不能懈止。寡人有令，志願布施，焉違本心？又來乞者，何忍逆之？其不來者，乃無所施。』時諸群臣，各共誼言：『吾等宜當共作計，令諸窮士不得來乞，爾乃斷耳。』于時王施未曾懈廢，心自願言：『令諸倉谷，莫使消滅！』時諸法明吏，告勅四遠：『不得令往從王乞匄，敢有乞者，皆受誅罰，棄命都市。』四遠乞者，來詣其國，聞此急教，不敢行乞，不得見王，愁忧懊惱，問諸大臣：『審有是命，又問父母，實有急教，不得乞乎？』答曰：『有之！不得行乞。』乞者又問：『假令遠方有諸使吏，東西南北，皆足廩價谷糧飲食？』今此臣吏，獨欲飲食，故出惡教，勅諸四遠：『諸貧窮乞士，不得詣門從王乞匄，假使乞者罪皆應死！唯遠方使，得見倉庫。』展轉傳語，眾人皆知諸臣所建非王所為。

「有一梵志，飢窮經日，欲行乞匄，以救其命，遍行求索，給足妻子。假使谷賤，乞匄易得，所獲無量，設谷飢貴，乞匄難獲。馳走乞匄，無所不至，纔得活命，心懷忧悴，不可復言。其婦于時謂梵志言：『汝遭勤苦，乞匄遇患，無所不至，而不能得。何不詣王從其乞匄？本聞國王，敢有乞者，不逆人意。』梵志答婦：『汝不聞耶？國王有令，不得令人詣王乞匄，唯遠方使，乃得進見，給其廩價，余人乞者，皆當見斬。』梵志答婦：『我身今日，欲得求安，反見危害，既依仰他，復見毀辱。』其婦答曰：『如諸臣吏，告勅四遠，唯遠使得前，不听余人。卿自應言：「從遠使來，欲見大王，食乃得度。」』

「于時梵志，即受婦言，執杖奉使，着奉使冠，詣王宮門。門吏曰：『子所從來？』答曰：『從遠使來。』門吏白王，啟其本末。實時現之：『子所從

来？今十六国，谷米饥贵，各自守界，何从自到？从何国来？』吏具问是已。梵志答曰：『闻服王德故被使来。』吏又问曰：『于是国界，见彼国耶？聚落墟聚，足可达知。假使为己，唯愿天王，独为己者，所求易得。』『欲见大王，故来求见！』门吏问之，其对如是。王曰：『现之！』梵志即入。王问之曰：『为谁使来？』梵志对曰：『求不恐惧，唯见听许，乃敢启王说所使来。』王告之曰：『便具自说，原除恐惧。』王又问言：『与谁为使？』梵志启曰：『大王欲知之？我腹使来。』于时梵志即说颂曰：

「『众人求财利， 或遇诸怨贼，
我为腹使来， 国主唯愿恕！
谁为最尊势？ 谁其第一先？
我实为腹使， 大王勿罪责。
诸佛及缘觉， 声闻圣弟子，
舍置寂然处， 入城聚落乞。
穷厄无所依， 生身遭苦患，
今我为腹使， 唯人尊见恕。』」

「于时王愍伤之，则以偈报梵志曰：

「『梵志当施卿， 赤犍牛千头，
乃与犍子俱， 焉得不惠使。
吾为诸使者， 给与所饥乏，
为使者作使， 加施无恐惧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梵志者，阿难是也；梵达王者，波斯匿王是。尔时阿难，开化令悦，戴仰无量。于是阿难，今世在国，复化波斯匿王，谷米饥馑，供养世尊及比丘众，三月之中无所乏少。是故比丘，当学善言柔和之辞，当作巧辞方便之语，是诸佛教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弟子过命经第二十九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，异比丘有弟子，志性温雅，功德殊异，意行仁贤，至诚安隐。身常侍从宿卫和上，恭

顺良谨，精进难及，顺从法教，不违师命。于时短命，宿世所钟，其寿薄少，幼小亡没，即生天上。在忉利宫，适生天上，则观天上不久坚固，但覩大火。「吾本所志，不得如意，不至究竟，与善师友不能相守。今舍善师反随恶友，于是违远至尊和上，及阿夷梨，众诸等类修梵行者，四辈弟子、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。有佛世尊，普一切智，其慧遍见，号曰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今悉违远大圣世尊、和上、师友及诸同学，无央数劫百千之数，难值难见，兴于世间，不可得遇。讲说经典，深妙优奥难限，未曾所念，口不发言，而为安隐，皆开化之，分别智慧，说诸缘起，各各解了。所从有因，无央数劫，所未闻见，悉为解决。吾本遭遇和上可值此经典法律，弃家为道，得作沙门，不至超异。如是等类，所当兴立，不得究竟，今反当为放逸行乎？今吾宁可先诣世尊咨受经义。」则自晓责，感伤己身。即以其夜，威神光光，明彻远照，往诣世尊，稽首足下，却住一面。佛见其心真正乐道，纯淑在法，为说四谛苦集尽道，即见四谛。于是世尊，如其本根，而为分别。得至果证，欢喜踊跃，受其严戒，稽首佛足，右三遶已，忽然不现。

于时和上，心念弟子功德性行，愁忧感结，泣涕雨泪，不能自解，等类谏喻，不能究思。于时比丘往启世尊，世尊告曰：「呼比丘来。」问之：「比丘！何为忧恼，不能自解？」比丘白曰：「弟子终没。」佛言：「何故愁忧不能自解？」比丘白曰：「唯然。世尊！我彼弟子，甚大良谨，仁贤温雅，名德难量，未有究竟，而中天没，以故忧悒，不能自宽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勿复愁忧。所以者何？卿之弟子，已至究竟，得生天上。今日夜半，至于佛所，威神巍巍，光明远照，稽首足下，却住一面。吾为天子，讲说经法，具足广普分别圣谛。于是天子，即于座上，成至圣法。」佛为比丘，说此本末。实时欢喜，除其愁忧，不复涕泣。

于时世尊，教彼比丘，除忧恼患。时诸比丘，各心念言：「得未曾有，大圣世尊，以无上药，疗此比丘忧恼之患。于彼弟子，疾病命过，愁忧懊恼，无能解者；见佛世尊，众患皆除，真为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于亿千劫，歌颂佛德，不可穷尽。」

佛时遥闻诸比丘众共议此事，佛即往诣告诸比丘：「向者共会为何所论？」比丘白佛：「唯然。世尊！向者共会叹佛功德，圣尊无量，度诸未度，济诸

未脱，灭诸未灭，疗治一切淫怒痴患，为无上医，常以法药，疗诸心病。向者蠲除比丘忧患，以是踊跃不能自胜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如汝所云。今此比丘，见弟子终，愁忧感结，不能自解，独佛世尊。前世宿命，亦复如是。乃去往古久远世时，有异闲居，一象生子，墮地未久，其母终亡。去彼不远，仙人所处，有上威神功德具足，志怀大哀。遥见象子，其母命终，纔能举足，东西游佯，不能自活。实时扶将诣所止顿，饮之以水，采果饲之。彼时象子，仁和贤善，功德殊妙，乐于义理，冀得安隐，无有忧患除诸众恼。于时仙人，卧起同处，身形转长，衣毛鲜泽，则以水浆，供养仙人。其好果蔬，然后自食，往反殷懃，奉侍不懈。彼时仙人，愍哀象子，观其德行，爱之如子，视之无厌，敬之无极。」

「时天帝释则时发念：『今此仙人志在象子，猗念无厌，今我宁可别令愁戚。』时天帝释，示现试之，化使象子忽然死地而血流离。仙人见之，象子死亡，忧愁叵言，涕泣横流，不能自解。余仙人闻，来谏晓之不能除忧，不复食饮。时天帝释，自以其身，住在虚空，即为仙人，而说偈曰：

「『仁者以弃家， 至此无眷属，
 诸仙人之法， 忧死非善哉！
 假使悲涕泣， 能令死者生，
 皆当聚悯泣； 假啼哭不活，
 已习共顿止。 而与象子俱，
 则有愍恩情， 不得不愁忧。
 死人哭于死， 其有啼哭者，
 明智不怀忧， 仙人慧何啼？』

「时天帝释，令其仙人怀忧恼已，即令象子使活如故。于时仙人见象子活，寻大踊跃，不能自胜不复愁忧。时天帝释，即寻为仙人，而说颂曰：

「『以拔卿忧恼， 心所怀愁戚，
 于今仁无患， 而除子忧戚。
 令人离愁恼， 及一切亲属，
 如卿今日欢， 见象子起故。』

「时天帝释以偈颂曰：

「『吾愍伤卿故， 欲除诸忧戚，
 故兴此因缘， 增益于尘劳。
 明者晓了斯， 恩爱生苦患，
 则察其内外， 无得兴变化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仙人者，则今此和上是；时象子者，死弟子是也；天帝释者，则我身也。尔时相遇，今亦如此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生经卷第三

生经卷第四

西晋三藏竺法护译

佛说水牛经第三十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佛告诸比丘：「乃昔去世有异旷野闲居，彼时有水牛王顿止其中，游行食草而饮泉水。时水牛王与众眷属有所至凑，独在其前，颜貌殊好威神巍巍，名德超异忍辱和雅行止安详。有一猕猴，住在道边，彼见水牛之王与眷属俱，心生忿怒，兴于嫉妬，便即扬尘瓦石，以盆掷之，轻慢毁辱。水牛默然，受之不报。过至未久，更有一部水牛之王，寻从后而来。猕猴见之，亦复骂詈，扬尘瓦石打掷。后一部众，见前牛王默然不报，效之忍辱，其心和悦，安详雅步，受其毁辱，不以为恨。是等眷属过去未久，又有一水牛犍，寻从后来，随逐群牛。于是猕猴，逐之骂詈，毁辱轻易。是水牛犍，怀恨不喜，见前等类忍辱不恨，亦复学效，忍辱和柔。去道不远，大丛树间，时有树神，游居其中，见诸水牛，虽被毁辱，忍而不瞋，问水牛王：『卿等何故？覩此猕猴，猥见骂詈，扬尘瓦石，而反忍辱，默声不应。此义何趣？有何等意？』又复以偈，而问之曰：

「『卿等何以故？
过度于凶恶，
后来亦仁和，
皆能受忍辱，
诸角默拄杖，
又示恐惧义，
忍放逸猕猴，
等观诸苦乐。
坐起而安详，
彼等寻过去。
建立众堕落，
默无加报者。』」

「水牛报曰，以说偈言：

「『以轻毁辱我，
彼当加报之，
必当加他人，
尔乃得抵患。』」

「诸水牛过去未久，有诸梵志大众群辈仙人之等，顺道而来。时彼猕猴，亦复骂詈，毁辱轻易，扬尘瓦石，以盆掷之。诸梵志等，实时捕捉，以脚蹋杀之，则便命过。于是树神即复颂曰：

「『罪恶不腐朽，
罪恶已满足，
殃熟乃遭患，
诸殃不烂坏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水牛王者，即我身是。为菩萨时堕罪为水牛，为牛中王，常行忍辱，修四等心——慈、悲、喜、护，自致得佛。其余水牛诸眷属者，诸比丘是也。水牛之犊，及诸梵志仙人者，则清信士居家学者。其猕猴众，则得害尼犍师。本末如是，具足究竟，各获所行。善恶不朽，如影随形、响之应声。」

佛说兔王经第三十一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于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佛告诸比丘：「昔有兔王，游在山中，与群辈俱，饥食果蓏，渴饮泉水，行四等心，慈悲喜护。教诸眷属，悉令仁和，勿为众恶，毕脱此身，得为人形，可受道教。时诸眷属，欢喜从教，不敢违命。有一仙人，处在林树，食噉果蓏，而饮山水，独处修道，未曾游逸，建四梵行慈悲喜护，诵经念道，音声通利，其音和雅，闻莫不欣。于时兔王，往附近之，听其所诵经，意中欣踊，不以为厌，与诸眷属，共赍果蓏，供养道人，如是积日经月历年。时冬寒至，仙人欲还到于人间，兔王见之，着衣取钵，及鹿皮囊，并诸衣服，愁忧不乐，心

怀恋恨，不欲令舍。来对之，泪出问：『何所趣？在此日日相见，以为娱乐，饥渴忘食，如依父母，愿一留意，假止莫发。』仙人报曰：『吾有四大，当慎将护。今冬寒至，果蓏已尽，山水冰冻，又无岩窟可以居止，适欲舍去依处人间，分卫求食。顿止精舍，过冬寒已，当复相就，勿以悒悒。』兔王答曰：『吾等眷属，当行求果，远近募索，当相给足。愿一屈意，愍伤见济，假使舍去，忧戚之恋，或不自全。设使今日，无有供具，便以我身，供上道人。』道人见之，感惟哀念，恕之至心，当奈之何？仙人事火，前有生炭。兔王心念：『道人可我，是以默然。』便自举身，投于火中，火大炽盛。适堕火中，道人欲救，寻已命过。命过之后，生兜术天，于菩萨身，功德特尊，威神巍巍。仙人见之，为道德故，不惜身命，愍伤怜之，亦自克责，绝谷不食。寻时迁神，处兜率天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欲知尔时兔王者，则我身是；诸眷属者，今诸比丘是；其仙人者，定光佛是。吾为菩萨，勤苦如是，精进不懈，以经道故，不惜躯命，积功累德无央数劫，乃得佛道。汝等精勤无得放逸、无得懈怠，断除六情如救头燃，心无所著当如飞鸟游于虚空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无惧经第三十二

昔者有人，作性仁贤，修奉经戒，精进守德，每生自克，行无过恶，一身遵行为天下则。行来四辈，息意休秽，行正不迷，布施持戒，忍辱精进，一心智慧，无所悵望，以法自卫。行来同学，无有异计，若有法会，輒往听经，不以厌倦。念佛功德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为佛·世尊，流布弘恩，叹法之义，唯志无为。法本柔润，法香普熏，十方悉闻，去恶就善，居家为秽，出家无弊。志常思法，以法为务，勤诵经法，犹服甘露——法为道药多所疗治，法为桥梁通诸往返，法为舟船度诸未度，法为日月昼夜照明，去诸窈冥阴盖消除，覩于无形。又信圣众，众中学者，犹如众流游于大海。圣众之中或得道迹；或得往来；或获不还；或成无着缘觉果证；或行菩萨，至不退转、一生补处，无上正真亦由是生，此则无极。至深道海，菩萨所奉，周旋往来，度脱一切，靡不兴载，道慧高妙，无所罣碍。其人每行，出入四辈，常宣三宝，身自归命。并化一切，常尊三事：一曰，兴立功德修治佛寺；二曰，诵经念道宣布

典教；三曰，一心定意而无放逸。奉四等心——慈、悲、喜、护，行空。无想。无愿之法，解了善权，随时化人，使发道意。

其人年长，命欲终时，四辈众学及诸亲里、五种诸家，咸往问讯：「将无恐怖，安心勿惧！」其人即以偈答众人：

「吾弃捐众恶， 奉行诸功德，
 今身以是故， 无一恐畏心。
 犹如桥梁， 柱强上下坚，
 如人乘牢船， 欲度至彼岸。」

众人闻之，悉共欣悦，代之踊跃。其人命尽，寿终之后，生兜术天，稽首弥勒，得不退转。与诸菩萨，讲经论法，开化不逮。

佛说五百幼童经第三十三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波罗奈国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及诸菩萨俱。尔时，五百幼童行步游戏，同心等意，相结为伴，日日共行，一体无异，一日不见，犹如百日，甚相敬重。彼时一日俱行游戏，近于江水，兴沙塔庙，各自说言：「吾塔甚好，卿效吾作。」其五百童虽有善心，宿命福薄。时于山中，天大卒雨，积水流行，江水大涨，流溢出外，漂没五百。诸戏幼童水中溺死，墮于随流，众人见之，莫不叹惜，各心念言：「可怜！可怜！」父母举声悲哀大哭，不能自胜，求索死丧，不知所在，益用悲酷。

时众人往反，诸比丘具白佛意。佛告众人：「各豫知之，宿命不请。呼诸父母，告之莫恐。此儿五百世，宿命应然，今虽寿终，生兜术天，皆同发心，为菩萨行。」佛放威神，显其光明，令其父母见子所在。

佛时遥呼：「五百童来！」寻时皆来，住于虚空中，散花供佛，下稽首礼：「自归命佛，蒙世尊恩，虽身丧亡，得生天上见弥勒佛，唯加慈泽，化诸不逮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卿等快计，知道至真，兴立塔寺，因是生天，既得生天，见于弥勒，咨受法诲。」佛为说法，咸然欢喜，立不退转。各白父母：「勿复愁忧，人各有命，不可稽留，努力精进，以法自修。人在三界，犹如系囚，得道度世，乃得自由，归命三宝，脱于三流，发菩萨心，乃得长久，

游四使水，度脱四渎。」父母闻之，悉从其教，皆发道意。时诸天子，稽首足下，遶佛三匝，作礼而退，忽然不现，还兜率天。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毒草经第三十四

昔者一国，有大丛树，树木参天，无折伤者。中有树神，明达义理，出入行节，与众不同。四方来趣，经历树木，时树神悦豫恣人所欲，采果薪草，不以为恨，荫凉泉水，服者大安。时有一鸟，他方口含弊恶毒草，飞过此树，因投其上，适堕上枝，毒侵其树，寻枯过半。时丛树神，心自念言：「此毒最凶，适堕树上，须臾之间，令半树枯，日未至中，未尽冥顷，如是悉枯，未至十日，恐皆毁死。此丛树木，当奈之何去斯毒害？」

时虚空中，有天神曰：「如是不久，有明人来，历游道路，过斯丛树。卿取树间所藏金，雇掘此毒树，尽其根株，令无有余，尔乃永安。设不尔者，日未冥顷，毒树尽枯，悉及丛树。」树神闻之，因化人形，住于路侧待之。已到即语其人：「吾有金藏，当以相赐，愿掘毒树，穷索其根。」其人闻得重金藏宝，即言唯诺，便前掘之，尽其根原。树神喜悦，寻与金藏，其人取去，家居致富。树神欢然，得离毒难，众树长安，花果茂盛，不虑毒患，诸罪皆散。

佛言：「丛树者，谓三界；树神者，谓发意菩萨也；鸟从他方取毒来者，谓魔事众想从无知致；虚空神者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也，教诸学者，不从魔法，当顺善友菩萨大士修同志者，乃拔三垢众劳之厄。掘树尽根，谓消淫怒愚痴之冥，设不尔者，溺在三处，罪盖自覆，无有威势拯济众生生死之恼。得赐藏者，谓道法藏，菩萨大士展转相助成，犹万川流合于大海。树神欣然，悉无忧患，还处树者，以能逮得无所从生大哀法忍，因往三界，广度一切。得宝喜乐家居富者，以得总持——六度无极、三十七品、修四等心、四恩十力、相、好、四无所畏——诸根寂定，为无限宝，道富无量。还归家者，解归本净真道之际也。示现佛身，广宣道化，开度十方，靡不蒙恩。」

佛说鳖喻经第三十五

昔者有一鳖王，游行大海，周旋往来，以为娱乐。时出海边水际而卧，其身广长，边各六十里，而在其上，积时历日，寐息陆地，而不转移。时有贾

客，从远方来，遥视见之，谓是可依水边好处高陆之地。五百贾客、车马六畜有数千头，皆止顿上。炊作饮食，破薪燃火，饲诸牛、马、骡驴、骆驼，行来卧起。于时鳖王，身遭火烧，欵作扰动，因即移身，驰入大海，游走东西火害不息。贾人见之谓地为移，海水流溢，悲哀呼嗟：「今定死矣！当柰之何？」鳖身苦痛，不能复忍，因没其身入大水中，溺杀众人，牛马六畜皆共并命。

菩萨时告诸弟子曰：「假喻引譬，以解其意。远来估客，谓三界人。五百群众，谓五阴六衰诸入之难。鳖身广长，各六十里者，谓二六牵连十二因缘，轮转无际，周流五趣，无一懈怠。燃火炊作为餐具者，谓三毒炽盛，情欲发兴。鳖驰走入大海水者，谓犯十恶没溺三恶——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之中，苦不可言。是故如来，降其圣德，无极大慧，往返生死，救济危厄，罪所覆盖，盲冥不解，显示法耀，令心开阐，咸发无上正真道意。」

佛说菩萨曾为鳖王经第三十六

昔者菩萨，曾为鳖王，生长大海，教化诸类，子民群众，皆修仁德。王自奉正，行四等心——慈、悲、喜、护——愍于众生，如母抱育爱于赤子，游行海中，劝化不逮，皆欲使安，衣食充备，不令饥寒。其海深长，边际难限，而悉周至，靡不更历，以化危厄，使众罪索。于时鳖王，出海于外，在边卧息，积有日月，其背坚燥犹如陆地高燥之土。贾人远来，见之高好，因止其上，破薪燃火，炊作饮食，系其牛马，庄物积载，车乘众诸，皆着其上。鳖王见之，被火焚烧，焚炙其背，车马人从，咸止其上，困不可言。欲趣入水，畏害众贾，为堕不仁违失道意，适欲强忍，痛不可言。便设权计：「入海浅水，自渍其身，除伏火毒，不危众贾，两使无违。」果如意念，辄设方计。众贾恐怖，谓海水涨：「潮水卒至，吾等定死。悲哀呼嗟！归命诸天释梵四王日月神明，愿以威德，唯见救济。」鳖王见然，心益愍之，因报贾人：「慎莫恐怖，吾被火焚，故舍入水，欲令痛息，今当相安，终不相危。」众贾闻之，自以欣庆，知有活望，俱时发声，言南无佛！鳖兴大慈，还负众贾，移在岸边，众人得脱，靡不欢喜。遥拜鳖王，而叹其德，尊为桥梁，多所过度，行为大舟，载越三界，设得佛道，当复救脱生死之厄。鳖王报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当如来言，各自别去。」

佛言：「时鳖王者，我身是也；五百贾人，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。」追识宿命，为弟子说，咸令修德。

佛说毒喻经第三十七

昔者有一家，家喜行毒——一行毒已，家中得富，宿命罪福，自令其然——一国恶之，不敢往来与共从事，畏见危害。一国远之，行求子妇，无肯与者，各各相令：「此行毒家，世之最恶，不顺义理，欲害人命。设与婚姻，行毒无处，反来危人，是故远之。犹离剧贼，贼与人鬪，手拳相加，尚有强弱。行毒之家，默然以与人，人卒被此害，命不可救。」咸共令知，皆远离之，无与从事。其人困极，遍求子妇，无肯与者，因行他国千余里外求其子妇。

其人家富，既复豪贵，妇家贫侠，且复不贵。见彼家富，贪与其女，不行毒故，益入财物。寻迎妇来，在家行礼，威仪悉备，不失妇礼，出入应节。时其家中，耗损不谐，当行毒害，乃得富耳。姑嫜勅妇，令其行毒害杀某人：「吾家本业，自应其然。」妇闻愁忧白姑嫜曰：「我家行慈，初无加害，不任行毒，死死不犯。」姑嫜骂詈，不肯受教。因语毒神：「今取此妇，不行毒药，以加害人，而不肯从。当奈之何？」毒神答曰：「吾当化之令不违教。」毒神便往，化为毒蛇，来趣其妇。其妇恐怖不知所至——或现头上、食现其前、饮现器中、卧现床上、行步逐后，其妇恐怖，不知所到，羸瘦骨立，不能饮食。毒神勅之：「令行毒药，乃相置耳。」穷困无计，可之从教。

于时本土比舍，有人到此国邑，见其女身羸瘦不安，以用愕然：「何故如是？」女具语意：「还到我家，宣白父母，令疾迎我，不尔载死。」人还具说，父母闻之，愁戚愤愤。父严车马，疾行迎女，到其乡土，具喻姑嫜：「女母悲泣，夙夜思女，故遣迎之，当听相见，不久来还。」姑嫜听去，父载女还，便语姑嫜：「卿家行毒，吾夺汝女，不复相与。设共诤者，自有官法应得尔，此是灭门之忧。不肯听者，弃行毒事，乃相还妇。」夫妇共议：「此妇端正，世之希有，不可弃之！宁弃毒业。又官家闻，便相危害。」便止毒业，与其约誓，不敢复犯，遣弃毒神，家中遂安。

其毒神者，谓四魔。行毒求富，谓诸魔天，恶鬼神辈，日日迎妇。国中人民不肯与者，又谓其人不从魔教。迎妇者，行到他方，求以为人。便取得妇者，谓染法。教使行毒不从言者，觉知魔，不堕五阴。使人还归语父母者，谓从般若善权之教。父执将归，谓从本无。令其女聳止毒乃与女者，谓去三

毒众妄想，求应四等，因六度无极善权方便，一切得度三界，至于正真无极之慧。

佛说诲子经第三十八

昔者有人，父早命过，少小孤寡，独与母居。未被教勅，出入不节，不拘礼教，违失先圣典籍之诲。不肯学问咨受经法，唯以愚伴迷惑之众，以为徒类。嗜酒博戏，高抗华饰，有表无里，放恣情欲，嘘天雅步。不以孝顺修德经心，当用立身，身犯众恶，口言羸[馘-夫+黄]，心念毒害。不念所生亲之遗教，唯以非法乱行为业。母甚患之，因欲教勅，示其至密威仪法节，令改心行，慎身护口，奉先圣典，修其祖父所生之则，敬受世尊无极之道。因以慈意演出妙诲，而告子曰：

「子常行柔和， 结伴从善友，
恒宣喜劝助， 长修正法化。」

子又问母曰：

「若常行柔和， 以何为尔乎？
设结善友者， 何用为增益？
假恒宣劝助， 何为修此义？
长修正法化， 何所有加施？」

母告子曰：

「若常行柔和， 众人所爱敬。
设结善友者， 坚住无能动。
恒宣劝助者， 致获大财富。
长修正法化， 寿终生天上。」

子白母曰：「善哉亲教，其诲无上，其法无限，巍巍难量，不可称载。吾之愚冥，其日久矣！背恩向伪，不识至真，迷于容色，惑于种姓。自谓才智，不明谓明、不达谓达，不别尊卑、亲之明诲，贱善贵恶，不惟孝养慈亲之德，舍厚就薄，愚伴为侣，遂使致是痴惑日甚。赖蒙亲化，显以慈仁，垂流愍泽，乳养之本，转令兴隆，通于十方。启受顶奉，不敢遗忘，子稽首谢，修行亲命，终始无违。」

子如法进，常行柔和，一国宗焉。择善为友，无能侵焉。恒行劝助，合偶离别，和合鬪诤，大得供遗，财宝无量。稽首归佛，奉受五戒，修行十善，诸天卫护。

国主闻之，召为大臣。王告之曰：「朕闻德行一国悦之，故以相命。国无良臣，唯为良辅，使土清宁，四国归德，尔乃显荣。」其人曰：「诺，不敢违圣。唯恐薄德不副功教，为惭愧耳！违负圣教，黎庶怨望，所以自难不敢顺命！」王曰：「观仁言行举动进止，果能办之，故相召耳。其人默然，立为大臣。」

王复告曰：「某许国王，本时与吾亲亲无二，犹如一体。有传口者，两头相鬪，令身相失，年月时久，各尔废碍，无能解者。欲卿身躬自往和使如故，当重相赐财宝重位。」其人曰：「诺」因取家财，供作美馔，又赍宝物，往诣彼国。跪拜陈谢：「素自闇塞，被蒙天润，为王所使，遣此饮食金银珍宝，以贡大王。前者谬误，举动不当，相失圣意，从来阔别，积累年载，惭愧羞耻，踧踖无颜。故遣贡遗，愿恕殃鬻，原其罪过。」其王闻之，心中欣然，亦返责己：「吾久有意，欲得和解，无能发者。使彼兴意，先来相谢，是吾不逮之所致也！」便手执笔，作书报之：「惟别历载，不得言面，每思旧好，何日舍怀？中间隔绝，不及所致，不见忽捐，复遣贤臣，美供瑰琦，以相谢矣！克抱来意，终始不忘，愿一同会，及散久迥。今寄珍琦，是身所有，贵致微心，言面乃叙。」

彼王得之，欢然无量，克期会日，快共相娱。察本所失，盖不足言，传者过差乃至此患，以为比国，友亲意厚，急缓相救，自遣大臣，名不可计，宝增益其位。

阿难白佛言：「母之至教，莫能大焉！」佛言：「至哉！」

复问佛言：「将来之世，皆承此教乎？」佛言：「有从不从。所以者何？将来之世，人民悖乱，贵恶贱善，放逸情意，臣欲害君，子杀二亲，弟子危师，不念弘德乳养之恩，欲令其没，独见奉事，嫉妬其师，犹如怨家，罪莫大焉！所以者何？弟子后世，在前阳供，在后欲攻，心不与同。师出天下，宣传道化，度脱一切；反憎恶之，罪中之罪，不可为喻。后世德人，时时有耳。天下树多，香树希有，香草少生，少少山地，出金宝耳；好人行德，亦复如是！恶人行时，伴党相随，识真者少。弥勒佛时，德人乃多，贵善贱

悉，无有偏党，道德盈盈，不可称量。修德无上，不为罪殃，孝亲敬君，奉承师长，归命三宝，三乘兴隆，三毒消索，所度无量，皆使得道。」

阿难闻之，悲喜交集：「将来末世乃有此患，不如山野愚民痴人，胜此辈者，能知去就进退之宜。」稽首而退。

佛说负为牛者经第三十九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及众菩萨。时佛明旦着衣，手执应器，入城分卫。时远方民，将一大牛，肥盛有力，卖与此城中人。城中人买以出之，欲以杀之，在城门中，与佛相遇。其主见牛，既大多势，畏犇突故，请十余人，将牛共行。牛遥覩佛，心中悲喜，绝鞫驰逸，数十人救，救不能制，走趣如来。如来则知忆本宿命。阿难见之，前欲搏耳，逐之一面，恐触如来；一切众人，亦怀恐惧，畏来伤佛。

佛告阿难：「听之来，勿得呵之！」牛径前往趣佛，屈前两脚，而鸣佛足，泪出交横，口自演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加以大哀，救济危厄，令脱此难，今是其时。大圣难遭，亿世时有所以出者，为众生故。唯垂弘慈，一见济拔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甚可愍哀，意之迷人，乃值斯患。」

阿难、从天龙鬼神人民，莫不愕然，甚怪所以？畜生之类，自归天尊。阿难长跪，前问圣尊：「此牛见佛，何故自归？本末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有转轮王，王四天下，千子七宝，治以正法，不枉万民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宁，五谷丰盈。又有四德：视民如子，民奉犹父；沙门梵志，长者人民，莫不启亲；身未曾病，永得安宁；四域宣德，彻于十方。时转轮王，游观四方，还欲归宫。时见古世一亲亲人，而为债主所见拘系，缚在着树而不得去。时转轮王七宝侍从，停住不进，怪之所以？」

『遥见故旧为人所拘，负五十两金，令不得去。』圣王报之：『解之令去，当倍卿百两金。』其人白曰：『吾复转负某百两金，当以偿之，不能舍置。』圣王即勅诸臣下：『到宫与其百两金。』臣下言：『诺！』即解债主得还归家。其人数数，诣王宫门，求金不得。债主求之，避不知处。遂在生死，周旋往来，无数之劫，不偿所负，至于今世，堕此牛中，所债所卖，数千两金，故来归佛，宿缘所牵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时转轮王，则我身是；其债主者，此牛是。佛为圣王，保之为偿，竟不与之，故来归佛，求索债救。」

佛告牛主：「佛为卿行分卫倍偿。」牛主不肯，还欲得牛。佛复重告：「吾称牛身斤两轻重与若干斤金。」故不肯矣！时释梵天俱来下，叉手白佛：「佛勿分卫！所欲得金，万千亿两，吾等致之。」布两牛皮，释梵四王，积累金宝，满两牛皮，尔乃各罢。

将牛到祇洹中，入其中门，观察佛身及圣众形，诸菩萨德，巍巍无量，光光堂堂，犹星中月，威神照远，不可称计。因时思惟，念佛法众，七日命尽，忽生天上，寻忆自识宿命世尊功德，来还人间，散华供佛，报其恩德，稽首佛足。佛为说经，即发无上正真道意，輒得立在不退转地从无生忍，乃还天上。

佛说光华梵志经第四十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千二百五十菩萨，无央数人。于时众人无央数千，皆来集会在于佛所，悉下须发行作沙门，各自与五百群从，修治道德，精进不懈，成得神通，生死根断，普获道证，周旋十方，济度众生。阿难白佛：「此等众学，宿有何行、本修何德，乃致此誉，神通之慧，然为第一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经历劫数九十有一，维卫佛时。有一国王，名曰旃头，城号旃头摩提。尔时有一梵志，名光华，博学众经，广宣法典，无义不达；有五百众，侍从启受。数数往诣维卫如来，听受经典，诱化群黎，开发愚冥，劝示正真，行作沙门修德为业。时彼国中五百营从，将五百人大臣群僚，亦作沙门。有大长者，化诸群众，皆复舍家，行作沙门，奉行精进，不犯禁戒。命终之后，得生天上。天上寿尽，来生人间。如是上下，终而复始，九十一劫，于此佛世，皆作沙门，悉会佛所，为佛作礼，退坐一面。」

诸天、龙神、干沓和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休勒，人与非人靡不来到，会于佛所，稽首足下，迁住一面。佛时便笑。阿难问佛：「何因缘笑？」

至真世尊，终不虚欣，唯说其意。」佛告阿难：「见此众人天龙鬼神来会者不？」答曰：「已见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维卫佛时，有一大国，名旃头摩提，王名旃头，皆奉大法，归命三宝。时有梵志，名光华，总摄三达，博综众经，无义不达，见维卫佛化于十方，天上天下，靡不启亲，诱五百众，往诣佛所而作沙门，咸受经戒。时其国王，弃国捐王，与五百众，亦作沙门。有大长者，亦化群从五百之众，行作沙门，普受道化，进获神通，奉四等心——慈、悲、喜、护——九十一劫不归恶趣，生天上人间，今得人身，悉来会此，亦普出家，行作沙门，启受经戒，皆得道证。欲知尔时所行梵志岂异人乎？勿作斯观，则吾身是。国王人民，及大长者之众，皆是维卫如来至真同时学者，彼种此获，功不唐捐，皆自得之。」

佛说是时，无央数人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应时立不退转地，一生补处亦不可计，得成罗汉亦复如是。

佛说是时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变悔喻经第四十一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俱。尔时有一居士——厌世苦患，万物非常，身之所有财物如幻，寄居天地，犹如过客无一可贪；唯道真正，永可常存——因便出家，行作沙门，精进不懈，志本不达，则便入山。山中修行，夙夜不废，不惜身命，布施持戒，忍辱精进，一心智慧，守志不动，不得道证，心欲变悔，还作白衣：「学道积年，勤务不休，然心冥冥，不知所趣。本在人间，数蒙说议，口舌流盈，今在山中，复无所获，进退无宜，不知所凑，不如脱衣还就吾业。」犹豫未定。

时山神树神覩之，惜其功夫，方欲成就，反欲还家，志在瑕秽，代之恨恨，不可为喻。因则化作比丘尼身，冀化乱意欲发道心，坚固其志。其比丘尼，身着珠宝，面色光荣，非世所有，复现女人，颜貌端正，色像第一，姿曜炜炜，众类无逮。俱相谓言：「卿比丘尼，何故身着宝璎珞？唇口妙好，犹如赤真珠。」比丘尼曰：「宝如幻化，唇如彩画，端正喻膏，有何可贪？如卿今身，色虽端正犹如春华，身若果落不久着树，四大合散，无有正主。唯心

为本，在三界中，独来独去无一随者，祸福追身如影随形。三处皆空，无一可赖，为罪所覆，五阴六盖，心闭意塞，不解三昧。」

比丘闻之心即觉了，知审如言识别四大本因缘合，贪身自害，剖判本空，犹如寄居，观十方人，无有亲疎，则心了意解，诸漏得尽，生死已断，悉无起分，出入自由，不着垢尘，尔乃达知，山树有故，化如除浮云。树神跪拜，自陈：「辛苦周旋三界，五阴所覆，十二牵连，忽始相因，唯见愍哀救济此覆。」即为说经，使心开解，奉受五戒，修行十善，塞恶三涂，道心稍前，遂至无极，入佛正真。

于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解其本末，执心当坚，无得后悔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马喻经第四十二

昔有长者，畜一好马，初得之时，志操犇突，不可御调。适欲被骑，举前两脚，跳上游逸，四出横走，不从径路，入于沟渠，突树墙壁。其主长者，甚怀瞋恨，还归在家，鞭撻酷毒，不与水草，独令穷困。饥饿心恼，而自克责，心中无计，不知何施？空中声出，则告之曰：「顺从其主，时无患难。」时马心解，明日长者，故乘骑试，以着鞍勒，马即受之，不复跳踉。骑上鞍住，亦不为态，牵东西南北，行从而不违，与谷饮之，随时消息令饱满肥盛气力。后骑将行，转遂调柔，日日成就。

后生二子，至数岁，长者乘之。后不顺从，跳踉横走断绝缰鞮，捶杖加之不以改行，还归饿之。乃思已殃，食以臭草，饮以浊泉，自作己受，何所复怨？夜行见母，长跪问言：「今者大家，独见憎毒，不得水草，撻鞭甚酷。母独高处，不念亲戚，行来欣欣，一身喜乐，高望远视，犹若鸿鹄，不忧子孙独遇此酷。」其母答曰：「是卿身过，何所怨责？长者授勒被鞍，即便受骑，汝随顺东西从之，便见爱耳！斯事极易而卿反之，故获此殃！」子闻母教，明日即从。长者试之，安然顺之，骑之授身，令行即行，令住寻住。长者大喜，马即调良，饮食随时，与母无异。

假以为喻，长者谓佛，马喻学人，不受佛教，放心恣意，不从道化，故为说法，令知去就。跳踉走行，不可制者，加以捶杖，为演五戒十善，生天人中，罪者示以地狱、饿鬼畜生，勤苦之难，三界之患，往来轮转，无一可

安。设不犯恶，五戒十善，乃开化之，四等六度，神通之行，在于十方诸佛共会，三毒消除，去诸阴盖。其子从母，长跪问曰前闻其师所行法则，师说深浅之行皆有意。故五戒十善因，为天人说，空无相愿，六度无极，四等四恩，不在生死，不住灭度，乃入正真，勇果之徒，处神通乘，周旋三界，度脱一切。

佛说比丘尼现变经第四十三

昔者舍卫之城，城名拘萨。国中有诸荡逸淫乱之众，专为凶恶，不随径路，一国患之，以为酷苦，伴党相迫，共为恶逆，官家求取，驰走叵得。于时国中诸比丘尼，俱共游行，树下精专，思惟正道，不舍心怀。众比丘尼，智慧第一，名曰差摩；神足第一，名莲华鲜，各各有德行，威神巍巍。时天小热，俱行欲洗，诣流水侧，凶众遥见，即生恶心淫意隆崇，欲以犯之。候比丘尼，适脱衣被，入水洗浴，寻前掣衣，持着远处，欲牵犯之。

时比丘尼，见发逆意，意中怆然，愍之为愚，因脱两眼，着其掌中，以示诸逆。「卿所爱我，唯爱面色，今我以盲，何所可好？」复示肠胃身体五藏手脚各异，弃在一面，谓凶众言：「好为所在？」逆凶见此忽然恐怖，知世无常，三界如寄，其身化成，骨血不净，无可贪者。寻还衣被，稽首悔过：「所作无状，反逆无义，愿舍其殃。」长跪叉手，各受五戒。将至佛所，稽首于地，自责其罪：「盲冥无知，迷来日久，作恶不罢，不觉世世当受祸危，今蒙大圣垂恩救济，乃感比丘尼威德化眼，去罪罪轻，稍近无为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恶趣已离，转当成就，如树花枝，果实以茂，行亦从斯。」诸人欣然，求作沙门。佛即听之：「正心为本。」寻时出家，守护诸根，众殃永除，五盖不存，三毒消灭，为佛子孙，以断生死，自然神通，尔乃识别佛之大恩。

佛说孤独经第四十四

昔有一人，幼少孤苦，独一身居。种作广田，益有犁牛，得收五谷，奶酪醍醐，众果菜茹不可限量，供给远近诸食之者，往来每与穷困，名德流布普通十方。时说众喻解悟其意，当得伴党独不可谐，众人咸来皆共居止，在其人边居家遂多，更立城邑。取妇生子，子大众多，父转年大，教告诸子：「当可施行，护身口意，布恩施德。」子各违错，不从其教言。「父今已老，何

不寂然？妄有所教，谁当受之？」父得子恼，心自念言：「吾本一身，所丰广施远近，下及不逮，今得诸子，乱我身心，不从其教，不如无子。」

佛言：「人本立神，一身清明，能有所益。奉于正行，强有所观，不解本无，自见有身，因生五阴六衰之惑，反为所迷，不至正真；后解三界一切皆空，五阴悉除，三毒自灭，乃至无上正真之道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生经卷第四

生经卷第五

西晋三藏竺法护译

佛说梵志经第四十五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。尔时世尊，晨旦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分卫，次第求食，实时转行到梵志舍。时彼梵志，遥见世尊——威神巍巍，诸根寂定，其心湛静，降伏诸根，无复衰入，如日之升出于山岗、如月盛满众星独明、如帝释宫处于忉利、如梵天王在诸梵中、如高山上而大积雪现于四远、如树华茂其心澹泊、如水之清，三十二相庄严其身，八十种好遍布其体，威神光光不可称限，覩之如日——即从座起，与眷属俱，前行奉迎，稽首佛足，请坐别床。佛便就坐。时梵志、梵志妇，心怀踊跃，若干种食，香洁之馔，手自斟酌，供养无极。饭食毕讫，举钵洗手，更取卑[木*翁]，听佛说经。

于时世尊，即为梵志及妻子仆从下使，讲说经道，开解其心，分别其义，诸佛之法，随其本源而演分别，布施持戒，忍辱精进，一心智慧，应病与药，寻而心解，苦习尽道。于时梵志妻子仆从下使，即于座上，逮四圣谛，取要言之，则得天眼，归佛法众，奉受五戒。于是梵志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白世尊曰：「大圣弘恩得现利义，今日所获，度于众患，皆是如来。至

真。等正觉之所救济，犹如大云周于虚空，普雨天下，多所润泽。世尊如是，常以大哀无极之慈，广说大法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宁闻梵志今所宣扬口所说乎？」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已见已闻。」

佛言：「今此梵志与诸眷属，皆获大利，如是具足；吾于异世，令此梵志得获广普。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波罗奈城，有一尊者，名曰所守，是梵志种也，黠慧聪明，识解义理，卒对之辞，口言柔美，为王所敬，常可王心。其国多有葡萄酒浆饮食之具，王及人民，饮食快乐。彼时梵志作异技术，多所娱乐，令王欣愕。王大欢喜，多所赐遗：『恣其所欲？』梵志白王：『我当归家，自问其妇，欲何志求？』王即可之。梵志便还，到家问妇：『我兴异术，令王欢喜，许我所愿。汝何所求？以诚告我，为卿致来。』妇问梵志：『君何所愿？』其夫答曰：『我愿一县。』其妇答曰：『用县邑求，我愿得百种瓔珞庄饰、臂钏步摇之属、种种衣服、奴婢奶酪、醃酏饮食。』于时梵志，复问其子：『汝何所求？』其子答曰：『我之所愿，不用步行，得乘车马与王太子大臣俱游。』于时梵志，复问其女：『欲何志愿？』其女对曰：『我所求者，欲得珠宝以自严身上妙被服，千女中央而独姝好，用余异愿乎！』于时梵志又问奴婢：『欲何志求？』奴言：『欲得车牛覆田耕具。』婢曰：『欲得碓磨，舂粟砮面以安，四大人不得食，则不悦喜，无以自安。』于时梵志，还诣王所，具足为王本末说此妻子奴婢所可求也。复以偈重歌曰：

「『大王愿听之！ 所愿各各异，
我家心不同， 妇索百瓔珞，
男求车马乘， 女愿珠宝饰，
吾前畜奴婢， 求田及碓磨。』」

「于时王以偈答曰：

「『随汝之所欲， 则与不违心，
应时使梵志， 皆得欢喜悦。
其王皆以赐， 各各如志愿，
如意得具足， 欢喜无一恨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欲知尔时国王者，则吾身是；尔时梵志，则今梵志身是；其妻者，今梵志妻是；子则子；女则女；奴则奴；婢则婢是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君臣经第四十六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王舍城灵鹫山中，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诸比丘，心自兴念：「承佛威神，诸天感之，得未曾有。于是世尊，常以慈愍，调达而反害意向于如来。佛以大哀弘意待之。」或复比丘，而说此言：「往者世尊，岂不察知调达凶恶心怀谄害，而令舍家除其头发？」或有比丘各各议言：「佛已预知调达凶恶心怀危谄。」或有议言：「谁令调达除头须发，而作沙门？」

佛遥闻之诸比丘众共议此事，便到其所，告诸比丘：「调达凶恶，不可称量，举要言之，言不可竟。」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其比丘调达者，常以害心向于如来，未曾和悦，吾以慈心而降伏之。昔者过去久远世时已来难量，从尔以来，佛久知之，调达凶恶，心怀危谄，吾以慈心而降伏之。续知如此，故为沙门，欲令建立摄取善德，以是为本，由因出家缘得救护欲计。调达不但今世求吾之便而怀害心，吾常至真慈心弘普而降伏之。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不可胜计。波罗奈城有国王，号曰大犹，以法治国，不枉万民。王有大臣，名密善财，智慧聪明，无所不通，名德超异，与世不同。其性吉祥，殊妙和雅，安隐无患，常怀慈心，多所愍哀，志怀柔润。其王无愍，释子哀心，志不怀慈，常伺人过，欲得其便，心怀凶恶，无一善快。于时彼王，与密善财大臣俱，大犹王告大臣：『人何所食，说何所言，多所获安，不致危害，而得长益？』应时以偈，而歌颂曰：

「『食言少获多， 不忍得长大，
 忍辱致损过， 密善财云何？』」

「密善财大臣，以偈报王曰：

「『大王是瞋种， 恚恨心所为，
 无害无瞋怒， 则正本所行。』」

「王复以偈问曰：

「『以何得安寐， 何行无忧患，
 以何至一法， 密行致善财？
 贤圣何所叹， 至灭能不忧，
 谁能保此事， 除愁令无患？』」

「大臣以偈答曰：

「『弃瞋得安寐， 除恚无忧患，
 怒者毒之本， 大王当知此！
 圣贤知所叹， 缘此无忧患，
 以此义答王， 嗟叹忍辱行，
 毁咎于瞋恨， 以此义答之。
 分别令降伏， 不雅得其便，
 凶恶不能加， 立之平等德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众：「欲知尔时国王大犹，则调达是；大臣密善财者，则我身是。以得佛道，具演本末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拘萨罗国乌王经第四十七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世尊，明旦着衣持钵，入城分卫。国王波斯匿，有四大臣，拜为四将，合四部兵，欲伐他方小国。于时四臣，遥见世尊与众僧俱，即诣佛所，稽首足下，退住一面。世尊问之：「诸仁者等，欲何所凑？」诸臣对曰：「王波斯匿，遣臣等行，举四部兵，欲诣他国攻伐小国。唯然，世尊！我等之身，为此国王，多所兴立，及余众劳，常畏危命，今当远行，行当战鬪，有所攻伐，如是发行。」世尊赞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诸贤难及，所作难及，是为报恩，而有反复，设行少有所作不失。汝等之身，受王俸禄，所作当然，此事佳善，为慎仪像，则成正士，报大神恩，则有反复。诸贤听之！不但今世，为此国王，有所兴立，成就功效，所作难及。昔者过去久远世时，沙竭之国，大有诸乌众，而来集会，止顿其国。彼有乌王，名曰昔蔗，主八万乌，在中独尊。乌

王有妇，名曰旧梨尼，于时怀躯，有阻恶食，心念如是：『欲得鹿王肉食。』至诚白王欲得此食：『于今我身小发此念，欲得善柔鹿王肉食乃活，不尔者死。』沙竭国王，欲得善柔鹿王肉而食噉之，猎者亦募而行求之，捕之将来。于时乌王，闻其音声，合会乌众：『汝等当行沙竭国王，有大善鹿王形貌，名须具夜，欲得其肉。』彼时四乌应募：『吾等堪任取善柔肉，用国王故，不惜身命，当办此事，无令余乌逐我后行。』

「于时四乌，数数往至大众会所，各自议言：『以何方便，而得取之？』」彼时其人国王使者，往告太子：『说乌数来，则遣守护，所游到处，不得如愿。』然后复遣大乌之众，求须具之肉，今现在此，便游随彼，实时取肉，举之而去。时国王子，见大乌众，恐惧驰走，还白国王，具说本末。国王问之：『乌所从来？乃至于此。』太子白曰：『我见四乌，色像若斯，数数来至于彼鹿苑，吾亦数往，然后四乌来到。』时沙竭王，即勅外人令捕。乌师致鹰将来，四乌见之，畏在危命，故往取来，实时受教輒遣。乌师应往，以若干变，观其所趣，造立方便，张罗捕乌，輒以获之。生上国王。

「于时沙竭国王，问其四乌，而呵骂之：『汝等何故数来至此，犯吾境界？』四乌答曰：『唯然，大王！非我所乐，不愿至此。又有王，名曰安住，与八万乌俱，以为眷属，为之尊师。其妇旧梨尼，怀妊受胎，发此阻极而以恶食，欲得食噉须具善柔鹿肉。彼王遣来，受其君教，不惜身命，自投沉没，而奉谨教，非吾所愿。』时国王闻得未曾有，愕然怪之：『彼自食心，莫作此食，自受王教，作此方计，不惜身命，为其君王，投弃躯命，今之所为，诚非所及，于世希有。欲求俗人，有此反复，受君父教，尚不可得，况鸟兽乎？奉宣其命，难及难及，实未曾有。』于是诸乌，为王说偈言：

「『唯愿大国王， 我止沙竭国，
我等王安住， 与八万众俱。
妇名旧梨尼， 欲思善柔肉，
是大王鹿苑， 具足为王食。◎
我等国王使， 奉命来至此，
受君之教命， 不敢自至此。』」

「◎于是国王，心自念言：『此事难得，为未曾有。』于时国王告诸乌曰：『赦汝罪过，在汝所凑，常得解脱，勿有拘制。』」

佛告诸臣：「欲知尔时四鸟身不？今汝等四臣则是；安住国王，今波斯匿王是也；今者国王诸兵臣吏，卿等所将八万乌是。尔时得脱，不见危害，今亦如是。」

佛说如是，四臣兵吏及比丘僧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蜜具经第四十八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国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俱。尔时梵志，迷惑异道术，不信佛法，欲乱佛教。行于城中，遥见佛来，恶不欲覩，窃入他舍，得无世尊瞿昙见我。于时大圣愍伤怜之，寻到其所住于目前，欲得避去永不能得，又欲驰走不能自致。来诣佛所，彼时世尊，为说经法，寻时欢喜，善心生焉，輒归命佛及法众僧，奉受戒禁，遶佛三匝，稽首而退。还归其家，即取应器，盛满中蜜，两手擎之，来诣佛所，而欲奉上。佛告诸比丘：「取是钵蜜，而布与众僧。」时一钵蜜，佛及众僧，皆得满足，钵满如故，即复授佛。

佛告梵志：「汝取是蜜，投着大水无量之流。」梵志又问：「何故？」佛言：「具足水中虫蠹鼃鼃鱼鳖，悉蒙其味。」梵志受教，即投水中，还至佛所，或惊或疑，踊跃悲喜。于时世尊，寻以欣笑，五色光从口出，上至梵天，普照五道，靡不周遍，还遶身三匝。授菩萨决光从顶入，授缘觉决光从口入，授声闻决光从臂肘入，说上天福光从脐入，说受人身光从膝入，说地狱饿鬼畜生光从足入。于时阿难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右膝着地，长跪叉手，而白佛言：「佛不妄笑，笑会有意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汝见梵志，以蜜奉佛，布比丘僧，余蜜投水。」对曰：「唯然。」「今此梵志，然后来世历二十劫，不堕恶趣，过二十劫，当得缘觉，名曰蜜具。」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吾等悉见于此梵志，以一钵蜜，多所饶益，而得缘觉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于是梵志，非但今世，以一钵蜜，多所饶益；前世宿命，亦复如是。乃往过世不可称计，有一婆罗门，往入闲居寂寞之处，见有神仙，多所博爱。或有人说：『今此仙人，往古难及，当往启受。』有人报言：『用为见此养身满腹之种。』尔时有一仙人，得五神通，见心所念，即于树下闲居之处，踊在空中，住其人前。其人见之，欢喜踊跃，善心生矣，即还其

家，盛满钵蜜，而奉授之。时仙人受，飞在虚空。缘是施德，后作国王，名曰蜜具，以政法治国，治国积年，寿终之后，得生天上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欲知尔时五通仙人，则我身是；尔时梵志，今梵志是。尔时施蜜受天人福，缘是今世亦复施佛，后致缘觉。」

于是贤者阿难，以偈赞佛：

「世尊多哀怜， 自然至诚度，
为诸天人世， 怀众狱系着。
故为诸天世间尊， 于法自在雨法教，
以欢悦心多所劝， 出家上天无数千。
胜今无利皆得利， 其有悦心归命佛，
恭肃殷懃造少萨， 临命寿终见趣安。」

尔时世尊赞贤者阿难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审如所云。复次，阿难！造若干行，乃成所立。佛救一切，如母念子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杂赞经第四十九(丹本此经为第五十)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俱。尔时有一比丘尼子，舍家为道，喜诣家家，与诸白衣杂错羸犷，行不纯一。母数诃之：「勿得尔也！行有节限，若有法会，讲经说义，乃可行耳！无得效进为俗间事。」父亦呵之。亦不肯受父母之法教，在于人间，家居造乱。但与恶人不成就子共相追随，遇诸凶人共挝捶之，加得手拳，今欲投水中，久乃置耳，叫呼得脱舍去。诸比丘闻而往救之，得还归家。诸比丘众，而往白佛，说其本末。

佛告比丘：「此人不但今世不随家居教，迷惑其行。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有诸鸟巢，宾近家居，人数喜探，欲捕取之。乌妻谓乌：『无得近人家作巢，莫信于人，得无取卿加之苦毒。』其乌闻之，虽欲舍去，心怀恋恋，不能避去——众人数数，共触烧之，故不舍去。众人捕得，尽搯其毛羽，荆棘系颈。天时霖雨，泥溺叵行，又不能飞，徐徐自曳，归到其巢。妻时以偈，歌颂问曰：

「『谁皆撼毛羽， 今天复阴雨，
被荆棘为铠， 而立户何谓？』」

「乌以偈答妇曰：

「『我身吉祥有所缘， 于今天时大霖雨，
汝促开户无恼我， 且持食来活我命。』」

「其妇以偈答曰：

「『我如所念如所造， 卿所谗嘶多所贪，
今遭凶危如得华， 后方当更获其实。
我之所颂亦可受， 具足成酪致醍醐，
值此勤苦众恼已， 当诣屏猥处闲居。』」

「去彼不远，有一神仙梵志道人，遥闻其声而歌颂曰：

「『不覩恶罪果， 缘是遭苦患，
以故莫作罪， 将无受大恼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乌妻不乎？今此比丘尼是也；其乌夫，出家子为沙门被打撼者是也；尔时仙人，则吾是也。昔日相遇，今世相值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驴驼经第五十(丹本此经为第四十九)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俱。尔时有一比丘新学，远来客至此国，诸比丘欲求猗筹。诸比丘闻，不与猗筹：「今观于子，行不具足举动不祥，将无于此造损耗业。」尔时新学不得猗筹，复诣余处，求索猗筹。彼诸比丘，不问本末，速授猗筹。前比丘闻，即往问言：「卿何以故，不问本末便与猗筹？」比丘答曰：「吾授猗筹，有固不妄，当奉事我，供养以时。」

有新比丘安详雅步，举动不暴，入出进退，不失仪法，类如佳人，不似凶恶。主比丘独在不出，新学比丘复取衣钵，取主比丘挝捶榜笞，就地缚束犹

系其口，将无所唤。人闻其声，即于其夜，驰进行走。天欲向晓，诸比丘众，适闻其声，皆来趣之，解其系缚，则问其意。时彼比丘，本末为说，语比丘：「当共分布行求索之，使我还得衣钵。」诸比丘答曰：「吾等语卿，莫得妄信，勿与猗筹，将无见枉，自在放恣，不用吾语，所可作者，今可自省。」时诸比丘，具启世尊。

佛言：「诸比丘！此比丘者，不但今世，为是凶人，所见侵枉，不知本末，而妄信也，所在相遇，辄为所侵。乃往过去，有梵志，名草驴驼，载瓦器，有持门户，行于道路。遥见一奴，住于道傍，遥覩梵志，稍来近之，心欲劫夺。与之相见，梵志信之：『此人见我，来奉事我，有所施与，来亲附我。』彼时梵志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汝处于四衢， 颜貌有反复，
 人未知本末？ 不选择观察。
 其道人覩此， 净修行最法，
 无有众凶恶， 当施供事我。』」

「尔时余梵志，道共侣行，皆共谓言：『莫信此人，将无欺卿挝夺财物。』以偈颂曰：

「『梵志无得趣见人， 于四衢路莫妄信，
 摇动其目面无理， 定将挝卿夺卿物。』」

「彼时梵志，不信伴语，反信贼奴，未有所益，佐助供养。于时彼奴，向于夜半，人见断绝，即奔走前，挝捶梵志，破伤脚膝，眼眩躄地，夺其财物。草驴驼梵志亡失所有，又复破其膝，躄地啼泣，犹如小儿，称怨呼嗟！时有一天，名净修梵行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其求财于利， 而行于愍哀，
 [怡-台+龙]悞而自用， 不从尊师教，
 皆当得是患， 如彼梵志苦；
 从愚不慎路， 获罪如梵志。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尔时梵志草驴驼者，今此比丘授新学比丘猗筹者是；髡钳恶奴，新比丘心怀恶依猗筹缘是劫盗者是也；彼时诸异梵志，今诸比丘难彼比丘者是也；尔时净修梵行天者，今吾身是。尔时相遇，今亦相值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孔雀经第五十一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诸比丘悉共集会，皆共嗟叹，心念世尊：「得未曾有，一人兴世，号曰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毁坏一切诸外异学，忽然幽冥无复光曜。未有佛时，致妙供养，衣被饮食，床卧之具，莫不恭事，自归之者，佛现世间，是等之类言悔不行。」佛以道耳，遥听比丘所共讲议，即到其所，问诸比丘：「向者何论？」诸比丘具足自启说：「我等集会，平等正觉，适兴于世，诸外异学，便没不现，忽然幽冥，无复光曜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吾未兴世，外学炽盛，如无日月，烛火为明。日月适出，烛火无明。今佛兴世，异学皆没，无复威曜，独佛慧明，无所不照。不但今世有殊异行也，前世亦然，未曾有法。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有一大国，在于北方边地之土，号曰智幻。智幻土人，赍持乌来，至波遮梨国。其土国界，无有此鸟，亦无异类奇妙之禽。时彼国人，见持乌来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供养奉事，饮食果蓏，日日月月。而消息之。远方之乌，而觉见之皆来集会，不可称数，一国普共供养奉事，尊敬无量。于彼异时，有一贾人，复从他国赍三孔雀来，时众人见微妙殊好，羽翼殊特，行步和雅，所未曾有。众人共覩，听其音声，心怀踊跃，又加于前千亿万倍，皆弃于乌，不复供事。乌无威曜，忽然无色，如日之出，烛火不现，永无复心在诸乌许，普悉爱敬于彼孔雀，视之无厌；前所敬养诸乌之具，皆以供养孔雀之形，尊敬自归，诸乌皆没，不知处所。于时有天，即叹颂曰：

「『未见日光时， 烛火独为明，
 诸乌本见事， 水饮及果蓏。
 由音声具足， 日出止树间，
 诸乌所见供， 于今悉永无。
 当观此殊胜， 无尊卑见事，
 尊上适兴现， 卑贱无敬事。』」

于是贤者阿难，缘世尊教，心怀踊跃，以颂赞曰：

「如佛不兴出， 导师不现世，
外沙门梵志， 皆普得供事。
今佛具足音， 明白讲说法，
诸外异学类， 永失诸供养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孔雀者，我身是也；鸟者，诸外异学也；天者，阿难也。于时在世，虽讲经法，未除三毒生老病死，不能究竟除尘劳垢，净修梵行。于今如来兴于世间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天人师·无上士·道法御，号佛·世尊，于今说法具足究竟，净修梵行离诸尘垢，除淫怒痴生老病死，独步三界而无所畏，降伏诸邪众外异学，莫不归伏，一切蒙度。」

佛说是时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仙人拔劫经第五十二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王舍城灵鹫山，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锦尽手长者至舍利弗所，讽诵经法。还归其家，厌所居处，下其须发，而为沙门，未得罗汉，一切所造，皆已备足。时诸比丘往见世尊：「今我等察锦尽手，稽首面见，闻说法律，寻时出家，而为沙门。博闻多智，讲若干法，言谈雅丽，庠序无犷，兴起禅思，故复还家。世尊！如是，随其所应未得罗汉，无根无着法，以未成就覩见生死周旋回转，不得解脱，如佛所教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所获安隐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何足为怪？吾成无上正真道，为最正觉，锦尽手为舍利弗虽见教化度于四患，吾于异世，以凡夫身，广说经法，度诸懃苦，乃为殊特。往昔过去久远世时，有一仙人，名曰拔劫，得五神通。时为国王，所见奉事，爱敬无量，神足飞行，往返王宫。彼时国王供养仙人一切施安，坐在王边，日日如是。王奉仙人，布发而行，手自斟酌百种饮食，积有年岁，供养无限。于时彼王有小缘务，王有一女，端正姝好，于世希有，王甚敬重，重之无量，女未出门。王告女曰：『汝见吾不？供养仙人，奉事殷懃，不敢失意。』女则白曰：『唯然，已见。』王告之曰：『今吾有事，当远游行，汝供养之，亦当如我事莫失意。』」

「时彼仙人，从空中飞下，至王宫内，王女见来，以手擎之，坐着座上。适以手擎，触体柔软，即起欲意，适起欲心，爱欲兴盛，寻失神足，故不能飞行。思惟经行，欲复神足，故不能获。时彼仙人，见国王女，贪欲意起，不能从志，步行出宫，如是所为，其音畅溢，莫不闻知。时无央数人，皆来集会。王行事毕，还入其宫，闻其仙人，失于无欲，堕恩爱中，失其神足，不能飞行。王时夜至其宫，独窃自行，往见仙人，稽首足下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吾闻大梵志， 卒暴皆贪欲，
 为从何所教？ 何因习色欲？』

「时拔劫仙人，以偈答王曰：

「『吾实尔大王， 如圣之所闻，
 已堕于邪径， 以王远吾故。』

「王以偈问曰：

「『不审慧所在， 及善恶所念，
 假使发欲心？ 不能伏本净。』

「时拔劫仙人，复以偈答王曰：

「『爱欲失义利， 淫心鬻然炽，
 今日闻王语， 便当舍爱欲。』

「于时国王，教告仙人。仙人羞惭，克心自责，宿夜精懃，不久即获，还复神通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尔时仙人拔劫，今舍利弗是；国王者，吾身是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经第五十三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有一清信士，有子聪明，智慧辩才，在在所兴，无所不博，能自竖立，而无懈怠，明了殊绝；

又晓家业买卖之利，多获财宝，供养父母；佛威神护诸天宿卫，无央数人，所共爱敬。不可父意，不爱念之，常憎恶见，驱使出舍，数加捶杖，不能复堪，驰至他国。在于异土贾作治生，方便计校兴造，时节不失，不废所业，多积财宝。清信士，闻多积财宝，遥遣人呼使来归，子不肯还。清信士复遣人行，设使不来，遣财物来。殷懃谏晓，都不肯遣。其子报曰：「父困苦我，不可复计，至使令我不能发心所遣遗也，复难自往。」时清信士，对比丘众，自讼说意：「其子有病，不顺父母。」诸比丘具以启佛。

世尊告曰：「此清信士，不但今世与子不和，前世亦然，福德殊异，有所造行，无所违失，不可其心。比丘且观于此，其子智慧殊特，德不可量，不可其心，不欲闻其声，复欲思得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有一人，名曰阿夷扇持，为猕猴师，教于猕猴，举动法则，技术戏笑，多所悦豫，于众人民。以此技术，无央数人，悉共爱敬，远近皆来，观其技术，蒙是之恩，多获财利。其阿夷扇持，前后猕猴，大得众物，挝捶搏踰。其人异日，将彼猕猴入于城中，缚着于柱，挝捶毒痛，毁辱折伏。于时猕猴，窃得默出，驰走入山，闲居独处，近附仙人，依之止顿，采取果蓏，供养仙人，复自食之。阿夷扇持闻之，走在其处空闲山中，而遣人使呼之来还。猕猴不肯，遥报之曰：『吾今续念，前困毒我，众患难量，前时我父，横无过罪，而见加毒，毁辱叵言，今故驰走，来入山中。』阿夷扇持便自往谓猕猴言：『来归还家。』默声不肯。仙人报曰：『亦可原置。』答仙人曰：『吾置之耳。』仙人报曰：『敢可强致，小劝喻之，然后将行。假使强欲致之，傥不能也。』其人答曰：『假使方便欲致之去，不肯往者，吾当作计。』实时以偈而歌颂曰：

「『卿贤柔善子， 譬如鹿就荫，
 便从树枝下， 得无饥渴死。』」

「尔时猕猴以偈答曰：

「『不仁和生我， 我自知志性，
 从何所覩闻， 猕猴为柔贤。
 我到诸方面， 未有中间念，
 假使有邪长， 终不能制意。
 吾今续念之， 君阿夷扇持，
 将我入城中， 缚柱加毒痛。』」

于今不忘之， 挝捶我苦毒，
我已得自在， 不能就君困。』』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阿夷扇持子，今清信士子是也；清信士者，则今父也；其仙人者，我身是也。如是具足，当分别说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夫妇经第五十四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有清信士，其妇端正，面貌殊好，威光巍巍，威德无伦，聪明智慧，言语辩才，多所悦豫，众人所敬。于时夫聒不敬重之，憎恶不欢，不欲见之；反更敬爱不急老姬仆使为妾，而敬重之。其妇见聒心异不和，志在下使，便谓其夫：「假使卿心不相喜者，傥当见听，出家为道作比丘尼。」数数如是，聒便听之。即便出家为道作比丘尼，昼夜精进行道，未久证得罗汉。然于后时，其清信士所敬女人归非常没。时清信士便行求索，得前时所妻为比丘尼，呼之归家。比丘尼不肯随之：「吾已出家，则为他人，更生异世，罪福不同。」时比丘尼闻，往白世尊，说其本末。

佛告诸比丘：「是清信士，前世毁辱此有德之人，不但今世。又此女人，生生有德，有殊特之志，此人常坏乱之。今比丘尼，已入大路，复欲毁之，不得从愿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乃古无数世时，有一梵志，妇名莲华，端正殊好，面颜殊妙，色像第一，于世希有，名德难及。其梵志有一婢使，而亲近之，顺敬于婢，不肯恭敬莲华之妇，不喜见之，反用婢语，将妇出舍。至于山间，上优昙钵树，择诸熟果而取食之，弃诸生果而用与妇。其妇问曰：『君何故独噉熟果，生者弃下，而持相与？』其夫答曰：『欲得熟者，何不上树而自取之？』其妇答曰：『卿不与我，我不能得。当从夫命。』妇即上树。夫见妇上树，寻时下树，以诸荆棘遮树四面，欲使不下置在树上，舍之而去，欲令便死。」

「于时国王，与诸大臣，共行游猎，过彼树下。见其女人，端正殊好，颜貌殊异，世所希有，即问女人：『卿为何人？为所从来？』其妇本末为彼国王

说所变故。王见女人，女相具足，无有众瑕，心自念言：『其彼梵志，愚騃无智，非是丈夫，而不敬憙于此女人。』除棘载去，至其宫内，立为王后。其后智慧辩才难及，互用擣菹及以六博书疏通利，远近女人，来共博戏，王后輒胜，无能当者。

「于时梵志，遥闻彼王有后端正工于博戏，其有来者，王后得胜，无不归伏，莫能胜者。心自念言：『且是我前妇，非是异人，其我前妇，博戏第一。』又彼梵志亦工博戏，欲诣王现其技术。时王后闻一梵志形像如此，及其颜貌长短好丑，即心念言：『是我前夫。』于时梵志诣王宫门，王即见之，遥试博戏，侍人名齿。于时梵志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发好长八尺， 其眉若如画，
 柔软上第一， 当念熟果蓏。』

「于是王后以偈答曰：

「『往时婢自在， 其志好其所，
 敬重为第一， 劫取为第一。』

「时梵志复以偈答王后曰：

「『诣闲居龙处， 龙象常所游，
 于彼相娱乐， 当念熟果蓏。』

「王后以偈答梵志曰：

「『独自噉熟果， 生者弃与我，
 是吾宿因缘， 梵志所劫取。』

「于时梵志，心中怀恨，即自克责，悔无所及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尔时梵志，今清信士是；其妇者，今妇是；彼国王者，吾身是。尔时起乱，今亦如是。」

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

佛说譬喻经第五十五

过去无数劫时，有独母卖麻油膏为业。时有比丘，日日于是母许，取麻油膏，为佛燃灯，积有年数。佛后授比丘决：「汝后当作佛，诸天国王人民，悉往贺比丘。」比丘言：「我受恩。」独母闻比丘授决，便到佛所白言：「此比丘，然麻油膏者，我所有，愿佛复授我决。」佛言：「此比丘作佛时，汝当从其受决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是时比丘者，提想竭佛是；时独母，我身是也。」

昔维耶离国，有一长者，闻佛来化，即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白佛言：「意欲请佛一时三月。」佛默可之。即摄衣持钵，就长者家。余人请者，不能复得，皆兴恚意，图害长者，便克日举兵，围舍数重。长者怖惶，至心于佛，无复他想。佛为说法，若干要语，长者及眷属，皆逮不起法忍。佛从座起，出解外人，说恚害之苦报，叹和慈之福。若干要言，众人意解八万四千，发无上正真道意。诸比丘白佛：「今此大会，见佛意解，为是遭时也？为宿有因缘乎？」佛言：「今此众会，一时度者，皆宿与佛有因缘故！」比丘白言：「愿佛本末说之，闻者增益功德。」

佛言：「昔有一国居近大海，时王名萨和达，以慈治国，视民如子。国有大灾，三年不雨，人民饥饿。王召梵志道士，问当雨不？占者答曰：『满十年乃有雨耳！』王闻是语，恐人民死尽，愁忧不乐：『当作何计以济国人乎？』复念曰：『唯当身施以救众生耳！』便斋戒清净，叉手向十方曰：『以我前后所作善行，若有福报者，愿生海中，作大身鱼，以肉供养众。』便闭口不食。七日命终，得生为鱼，身长四千里，具识宿命，便堕海岸上，正像黑山。人民见山，怪那得有是山？皆往视之，乃知大鱼。举国皆往，乃解取食，得免饥困，国遂还复，丰熟如故。」

告诸比丘：「尔时鱼者，我身是也；尔时食我肉者，今维耶离国人是。如来往者以肉活众生，一世中耳。今以道慧救护识神，还复本无，长离三界，众苦永灭矣。菩萨勤苦具足三施。何谓三施？外施、内施、大施，是为三施。衣食珍宝，国土妻子，是为外施。支体骨肉，头目髓脑，是为内施。四等六度，四谛非常，十二部经，为众生说，是为大施。求道之法，三施具足，乃疾得佛。」

佛说是时，无数众生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首达耆年尊，教化五千人。惟先年少，其智深远，行诸国土，教化六万人，展转与首达共会。首达弟子，见惟先智慧勇猛，悉欲往崇之。首达谓诸学者：「惟先年幼，其慧薄少。」惟先窃闻其言：「菩萨法者，当相供养，行诸国土，视若见佛。今我无护，而起同法之意。」惟先其夜默然而去其国土。所以者何？欲令学者供养首达。首达者用诽谤惟先故，堕摩诃泥梨六十劫，既出得为人，无舌六十劫。所以者何？不制心口意故，而失菩萨法。罪尽已后，逮前功德，自致得佛，号字释迦文。

佛告诸学者：「其首达者，则吾身是，惟先者，今现阿弥陀佛是。」其坐中一切皆悉言：「其失小耳，得罪甚大。」

佛告诸会者：「身口意不可不护，其有信者，奉行而得道，所作过恶，能自觉改悔首，其过可得微轻。昔无数劫时，有一人大兴布施，供养外道梵志无数千人。数年之中，诸梵志法，知经多者，得为上座，中有梵志年耆多智，会中第一。时儒童菩萨，亦在山中，学诸经术，无所不博。时来就会，坐其下头，次问所知，展转不如，乃至上座。问长老梵志所知，亦不如儒童，十二年向已欲满，知经多者，当以九种物以用施之。九种物者——金、马、银、鞍、勒及端正女、金澡罐及金澡盘、金银床席，皆绝妙好，如是之比，有九种物。长老梵志，便自思惟：『吾十二年中，无系我者，而此年少，欵乃胜吾，人可羞耻。物不足言，失名不易。』便语儒童：『所施九物，尽当相与，卿小下我，使吾在上。』儒童答曰：『吾自以理，不强在上，若我知劣，我自在下，无所恨也。』梵志懊恼，避座与之，七宝校饰，极为精妙。长老梵志，因问儒童：『卿之学问，何所求索？』答言：『吾求阿惟三佛，度脱万姓。』长老梵志，心毒恚生，内誓愿言：『吾当世坏子之心令不得成，若故作佛亦乱之不宜。』复念言：『善恶殊途，恐不相值，唯当大修德尔乃相遇耳。』便行六度无极，兼修诸善，恒无废舍之意。于是别去，施主九物与诸梵志，使各分之已，各减一银钱追与儒童：『不受九物，使吾之等普分得之。』儒童受已，各自别去。菩萨道成，调达恒与菩萨相随，俱生俱死，共为兄弟，恒坏菩萨。尔时长老梵志，调达是也；儒童者，释迦文佛是；以本誓故，恒不相离，是其本末也。」

师言：「学当有善知识。昔有驴一头，其主恒令与马相随，饮食行来，常与马俱。马行百里，亦行百里，马行千里，亦行千里，衣毛鸣呼，与马相似。后时与驴相随，饮食行来，与驴共侣，驴行百里，亦行百里，驴行千里，亦行千里，毛衣头躯，悉为似驴。呜呼唉痾，纯为是驴，遂至老死，不复作

马。学者亦如是，随善知识，则日精进，精进者，得道驶。随恶知识，则日懈怠，懈怠者，是为长没也。」

昔者外国婆罗门，事天作寺舍，好作天像，以金作头。时有盗贼，登天像挽取其头，都不动，便称南无佛！便得头去。明日婆罗门失天头，天头若去，众人聚会，天神失头，是为无有神。神着一婆罗门：「贼人取我头不能得，便称南无佛！诸天皆惊动，是故得我头。」诸婆罗门言：「天不如佛！」皆去事佛，不复事天。贼人称南无佛！得天头去。何况贤者称南无佛？十方尊神不敢当，但精进勿得懈怠。

昔有沙门，昼夜诵经，有狗伏床下，一心听经，不复念食。如是积年，命尽得人形，生舍卫国中作女人。长大见沙门分卫，便走自持饭与，欢喜如是。后便追沙门去，作比丘尼，精进得应真道也。

昔有国王，于城外大作伎乐，国中人民皆共观之。城中有一家，其父有疾，不能行步，家室共扶，将令强行出城，便止树下，不能自致，语家中言：「汝行观来还，乃将我归。」时天帝释作一道人过其边，便呼病人：「汝随我去，我能令汝病愈。」人闻大喜，便起随去。释遂将上天，至天帝宫，见金珍宝，非世所有，意中生念，欲从求乞。有人语言：「可从求瓶。」病人便前诣释言：「我欲去，愿乞此瓶。」释便与之。语之言：「此中有物，在汝所愿。」病人即持归，室家相对共探之，辄得心中所欲金银珍宝，恣意皆因，大会宗亲，诸家内外共相娱乐。醉饱已后，因取瓶跳之：「我受汝恩，令我富饶。」跳踉不止，便堕地破之，所求不能复得。佛之经戒，譬如宝瓶，初闻精进，所愿必得；后小懈怠，忘经失戒，譬如瓶破，无所复得也！

法家妇女，着金银珠环，有四事上生天上：一者、着金银珠环，若有明经者，闻经欢喜，脱持布施，是一福得生天上。二者、若见远方沙门兴起塔寺欢喜，脱金银布施劝助，是二福得生天上。三者、若贫穷困厄人，闻佛说布施第一行，便解布施，三福得生天上。四者得疾病临命终时，脱持布施，救助我命，目自见施，是人命尽，欢喜不惧，得上生天。是以法家妇女，有四事行，着金银宝环，得生于天上。

生经卷第五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54 生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31 (Big5), 完成日期: 2010/03/05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(CBETA) 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, 北美某大德提供, CBETA 自行扫描辨识, 张墨昱大德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, 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